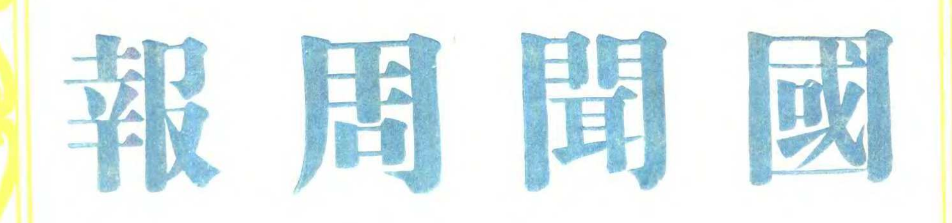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卷第十期要目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過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二十日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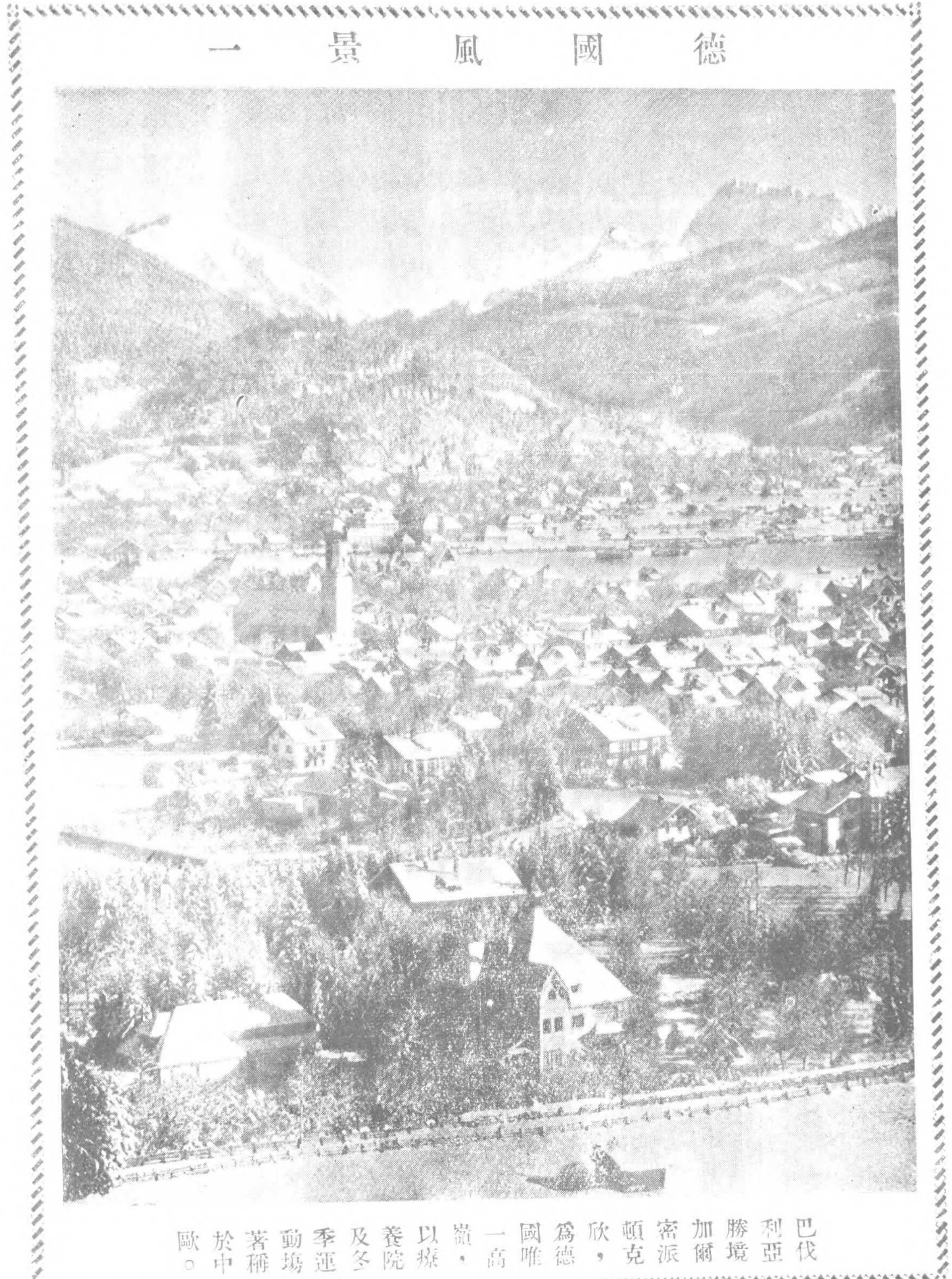
下行車

列車次數	北平前門開	豐台開	郎坊開	天津總站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塘沽開	蘆台開	唐山開	古冶開	灤縣開	昌黎開	北戴河開	秦皇島開	山海關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膳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四	七・四四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七點加車 三等									七・〇〇	七・三六	八・一九	九・一九	九・五六	一〇・一八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二〇一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七・一五	一七・四四	—	二〇・一二	二〇・二〇	二一・三〇	開往浦口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二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三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第一五次 混合三等	二〇・四五	二一・一八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四・四五								

上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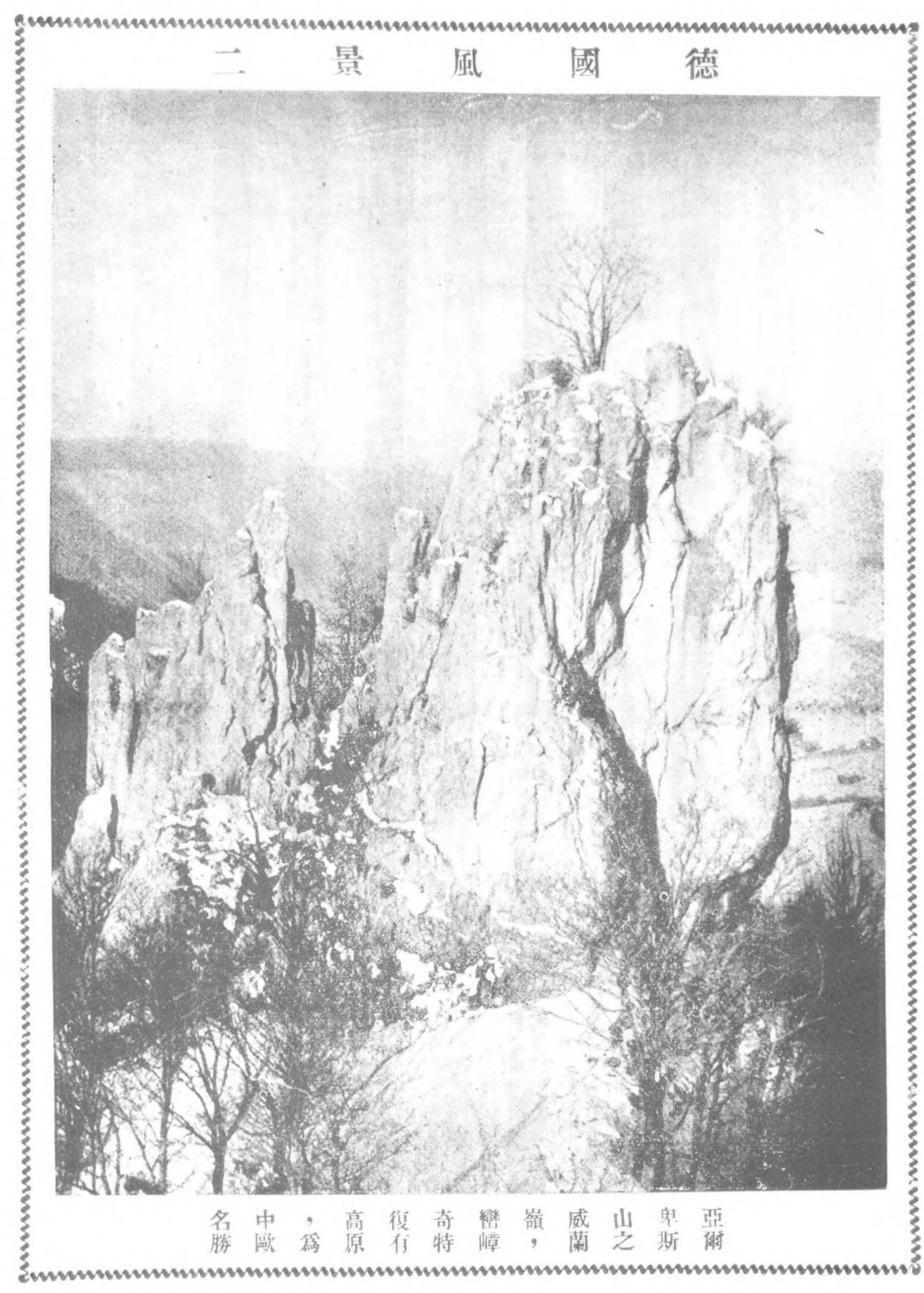
列車次數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秦皇島開	北戴河開	昌黎開	灤縣開	古冶開	唐山到	唐山開	蘆台開	塘沽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天津總站開	郎坊開	豐台開	北平前門到
十二點加車 三等				一二・三〇	一三・〇〇	一三・五七	一五・一二	一五・五八	一六・三三	停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二三	二〇・二五	二三・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七・一〇	八・一七
第八次 慢車各等				六・二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三	一四・一三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二〇二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自浦口開來							七・三〇	八・〇〇	八・一二	—	一〇・四三	一一・〇九
第四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	一八・四八	一九・一五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二五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二・三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德國風景一



巴伐利亞勝境加爾密派頓克欣，為德國唯一高嶺，以療養院及冬季運動場著稱於中歐。

德國風景二



亞爾卑斯山之威蘭巖，巒嶂奇特復有高原，爲中歐名勝

時人彙誌

楊虎

楊虎，字嘯天，四十五歲，安徽甯國縣人，歷任大本營海軍處長，大總統府參軍，大元帥府參軍，北伐軍第一師師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特務處長，安徽省政府政務委員，上海警備司令，國民政府參軍，現任中央監察委員，上海市保安處處長，陸軍中將



國聞周報

第十卷第十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三月十三日出版



熱河棄守

記者

熱戰發生，不及半月，承德突於三月三日晚棄守。日軍節節進迫，喜峰口，古北口已發生激戰。熱主席湯玉麟不戰而退，全國震怒，輿論一致要求懲辦。軍政部長何應欽六日抵平。蔣委員長六日由贛飛漢，當晚北上，規劃抵抗事宜。北平綏靖主任張學良七日電京辭職，華北情勢，愈臻嚴重。

一、湯玉麟棄熱河之經過

自熱戰開始以來，北票熱河省軍邵本良團，首先反顏事仇，致南嶺北票軍隊不戰而退，日軍旋進逼朝陽，董福廷旅又不戰後退，該旅一營又倒戈，董旅四散，影響全盤戰局。敵軍川原部隊，乘虛直入，連佔葉柏壽等處我軍重要陣地，凌南之敵，聞風西進，於是凌源又陷。萬福麟指揮下之于兆麟等師，於二日大舉反攻，時風雪交加，敵以飛機坦克聯合向我爆擊，雙方死傷均重，師長于兆麟殉國焉。惟敵對凌源一路，確置有主力部隊，對運輸上又甚敏活，且敵人突轉趨平泉，我反攻軍隊不得已退守三十家子，以圖再舉，此爲至三日止凌源前方情況。

我軍原備三日反攻，不料承德發生變化。三月一日熱省府電平，徵集大批汽車，電爲當局扣留，同時承德禁烟局職員乘汽車由熱來平，經古北口時爲駐軍扣留，將職員逐回。時承德不戰之空氣極瀰漫。二日，熱省府又將前方軍用載重汽車二百四十輛扣留。一日晚湯玉麟以此項汽車裝運私產鴉片等，向津輸送。過古北口時，爲駐軍及憲兵查覺，立即電平請示。張學良聞之，極爲震怒，當飭將汽車扣留，一律不准通過，不遵者軍法從事。

湯本人竟於三日黃昏，率所部一旅一團，離開承德，西

退灤平。承德三日路透電云，「記者三日晨赴司令部訪湯玉麟，見湯正在準備。氏稱，其地位極為困難，不知隊伍何在。疲敝欲睡之門警，時為電話鈴聲所驚擾。頃間城中安靜異常，令人殊不信五十英里外有戰事。行宮糜鹿，仍恬然嚙草。殿角羣鴿飛鳴，一切如恒。湯氏已於下午離城。」承德漢奸於湯等走後，自稱各界領袖，於夜半東馳，歡迎敵軍。日軍得訊，急派隊西來，計一百二十八名。三日夜由建平越山嶺赴承德。四日晨十時入承德城。四日日軍主力亦至。

平方三日夜接警耗，張先電萬福麟等，繼續抗敵。一方電令湯玉麟整飭部隊，向東反攻，如來古北口，則以違背軍令問罪。對在熱義勇軍各部，亦嚴電只准向前不准後退。如至古北口者，亦以軍法從事。四日軍分會召開會議，各委員對湯之放棄職守表示極端憤慨，多主將湯槍決，結果決定致電中央，請將熱河不戰而退之將領，予以懲處。至赤峰方面，三日晨被敵軍茂木旅團攻陷，孫殿英軍仍在附近一帶與敵激戰中。惟北路與南路，因承德已入敵手，聯絡已斷。載重汽車為湯扣留後，彈藥給養運輸困難，在凌源前方作戰之翁照垣，以所屬均係砲兵，迭電平速運彈藥，故平中不得已，決僱人力車運送古北口，再轉熱河。

軍政部長何應欽於四日自京北上。四日晚軍事委員長蔣介石有電至平，令堅保凌源至平泉一帶陣線。惟事實上日軍三日已占平泉，湯玉麟退却之際，日軍以裝甲自動車多輛，分頭追擊，東迫喜峰口，冷口，西迫古北口。

二、熱戰失敗原因分析

天津大公報三月五日載熱戰失敗原因云：熱河戰局自凌源反攻無效，平泉突被占領之後，形勢急變。湯玉麟兩三日前即有放棄承德之表示，力促凌源作戰軍隊，退向承德，保彼安全。至其離熱消息，在四日午間方達北平。蓋自四日早起承德北平間有線無線電均不通。據古北口張作相轉來報告，湯自謂已不知所部軍隊何往，當局傳語，飭其找尋軍隊，如果隻身入關，必予嚴重處分。湯主熱數年，百般掊克，民衆恨之刺骨，所部一旅有僅止四百人者，其尅扣吞餉可見。去年華北將領開會，籌議熱防，本有以宋哲元代湯之準備。後以汪精衛魚電與張學良齟齬，原來籌議之事，復行擱起。榆關事變未起前，東北軍四旅調赴熱邊，湯猶力阻其入境，自謂足以應付，幾經疏通，方得開入。日前宋張至承德視察，湯猶自稱各路已有防禦工程。有人知其不可信，曾進言於當局，當局卒不之省。湯近月得中央協濟不下四五十萬元，部下仍極受苛待，故兵心愈解體，用人尤多失當。守開魯之崔興武，為湯部較有力者，此次希望得軍長，而湯乃以畀孟

昭田，並副軍長亦不之予，崔甚怨望，故日軍甫進，崔即糾辭義勇軍攪亂，全師撤退天山。守朝陽之董福亭旅，前有團長邵本良者，因故與董之子不睦，董奪其職，且勒索鉅金，故邵銜董甚深。此次甘為虎倀，引日軍進入朝陽而將原經統帶之兩營，煽誘從逆，此為朝陽失守之真相。事後邵曾致函某要人，謂此舉純是雪恨，並非甘於叛國，今後仍願聽指揮云云。董另有一團為其子所帶，資望不够，故等於無用。湯之有力的崔董兩旅，情形如此，其終於失土棄職，理有必然也。日軍知湯不足一擊，專利用湯部背叛，更鼓動地方民團，起而驅之。即湯之忽忽退出，亦由民團起事，湯受威脅，不得不速走，遲則恐不能逃生也。日軍作戰，聞攜有飛機六十架，裝甲車百輛，此即歐戰後新式戰車，與坦克車不同，體大而行速，我軍受創不少。我軍此次抗戰，除孫殿英在赤峰確有成績外，沈克在乾溝鎮頗出力。東北軍之繆徵流旅在該處亦殊得用，其在凌南凌源，悉為東北主力部隊，如孫德荃于兆麟等抗戰皆甚艱苦。蓋日軍以大力壓迫之也。于旅聞死亡殆盡，于本人有陣亡訊。至丁喜春旅係戰事起後，由後方調往應援，自保定至凌南，三日趕到。因路徑不熟，甫到即遇日軍服部主力部隊，以是犧牲甚大，團長死去三人，且因湯玉麟治熱失政之故，熱民恨湯，因而恨東北軍，謂其作戰係助湯也。緣是所到多受民團之牽制，丁旅之失敗，猶不盡在日軍之猛攻也。尤可憾者，馮占海等部義勇軍，此次乃一無作用。現在各路仍有在混戰中者，因通信阻斷，情形多不明瞭云。

以上為熱戰失敗之近因。試追根溯源，則熱戰之失敗，責在政府。

第一，日本宣傳侵熱，幾及一年，何以政府無充分之準備？東北三省之淪亡，諉之事變突發，或可欺騙人民，熱河戰事，不旬日而棄守，自表面言，責在湯玉麟，自實質言，則責在政府。

第二，湯玉麟能否負荷抗日軍事責任，政府事前寧無考慮？張學良能否負荷華北抗日軍事責任，政府事前寧無磋商。苟無考慮無磋商，是為瀆職，是為誤國。考慮磋商之後，明知彼等不足以當抗日重任，而不另簡賢能，是為等於有意瀆職，有意誤國，故曰熱河事件，責在政府。

第三，熱戰發生，前方迄無總指揮之任命，後方迄無總兵站之成立，兒戲國事，伊誰之咎，曰責在政府。

湯玉麟固應懲辦，較湯玉麟重大倍蓰者，應如何懲辦乎？

三、宋代院長暢談熱戰結果在預料中

關於熱河失陷事，五日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在滬發表談話云。『余自熱河歸後，各軍軍事長官詢余個人觀察熱河可守若干時。余答一星期至十日。當時聞余言者，咸笑謂即使日軍長驅直入，一無阻禦，亦須數星期之步行，方能自熱邊以達承德。十日之期，毋乃滑稽。余答以日方行軍不可以步行計程也。以數萬或數十萬舊式大軍，蜿蜒迤邐，日行數十里，用文電口頭爲勝利之宣傳，極少眞正之接觸，此吾國軍事人員歷來充滿舊式戰術之觀念也。其於近代之新戰術，以數月不斷的後方的集中準備，以作最後數日之決戰，實未深切領會。諺云，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此古語已爲近代戰爭顚撲不破之原則。惜吾國軍人，未嘗注意及之。此次熱河事變，日軍後方有鐵路爲之運輸，及嚴密組織之輜重制度，更加以數月之積極準備，方作最後之一擊。飛機坦克車裝甲車過山砲及騎兵，如疾風暴雨，同時而來。返觀吾國守熱河之軍隊，絕無所謂參謀工作，軍事長官通令，後方遲遲其行，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自北平至前線，用駝騾須數星期方能運達最前線。各部軍隊一無聯絡，高射砲及掘壕工具，絲毫未備。軍士所受者，僅操場式之訓練。熱河固爲天險，若用科學的戰術，憑險以守，實有一夫當關之勢。若一依舊式，則頓成絕地。譬如狹隘之山谷，適爲飛機大砲之最好目標。加以指揮不能統一，一朝挫敗於險隘中，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矣。熱河爲吾中華民國之土地，豈能拱手讓人。敵人誠强於我，然我守土之軍，奉政府抵抗命令，始終以血肉之軀，與飛機坦克車大砲作一旬餘之死戰，我士兵勇敢無畏之精神，遠優於敵人，所不及者戰術與器械耳。於是承德竟以失陷聞矣。經此一旬餘之血戰，足以證明熱河將領通敵之謠爲無稽，更足證熱河非不戰而失也。政府命令軍隊抵抗，軍隊無論能守至如何程度，政府之政策，固未可予以抨擊。西語有云，吾等非必求勝而戰，縱戰而敗，可於敗中求得光明途徑。今守熱之軍敗矣，千夫所指，責有攸歸。然吾人撫心自問，與其責人，毋寧自覺。熱河之戰，與吾人以重大敎訓，重大覺悟，蓋敗績之咎，不在一人，亦非在數人，在於吾國之軍制，養兵數百萬，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幾若烏合，士兵縱能見危受命，直是驅市人而戰耳。此應歸咎於軍制之不良也。歐美各國，從軍者皆優秀份子，吾國則不然，敎育遠落人後，青年一無訓練，優秀份子從軍者又絕少數。余敢謂吾國軍人若不從速覺悟，立棄十八九世紀之戰術方式，努力於近代軍隊之訓練，則國防終屬空言而已。但吾人不因此失望，勝利自失敗中得來，舉國一致，團結奮鬪，侵略者之鐵蹄，必能爲吾産生純潔光明之國家觀念，民族之興，固

血和淚中來也。去年今日，我軍肉搏，力抗侵犯淞滬之日軍，至三十餘日，舉世讚歎，目為民族英雄。乃一年之後，熱河數萬之師，浹旬而潰，世人目光又為一變。實則去年淞滬抗日之軍，與現在熱河守土之軍，其淵源相同，何以勁弱如此懸殊，蓋一則為民族精神所激發，一則錮於原始式之戰術，不能自救耳。余深望民衆及軍人于慘痛教訓中得澈底之覺悟，為吾民族求光明之途徑云。』

四、湯玉麟須嚴懲張學良又辭職

最近成立之國防會各委員，三日晨九時，在中央黨部集議，推軍政部長何應欽北上勞軍並視察。何應欽三日晚北上，李烈鈞・趙丕廉・傅汝霖亦同車行，李等係赴新鄉，再往晉晤閻。何應欽北上，督同張代委長主持一切。何氏六日晨過津赴平。在津談稱，此來係奉中央命令，視察軍情。在途中聞承德失守消息，實出意外。吾軍在熱部隊，逾十萬人，各將領如抱必死決心，集結反攻，事仍可為。記者向何氏表示意見，謂北方人民，多希望中央以積極態度，負起軍事責任。何答，中央早有決心，對軍事向負積極責任，方略則不便明言。本人最近因病在滬就醫，並調度福建剿共軍事，中央於處理北方諸事之經過，亦不甚明瞭。此次奉命北來，到平當與各方商定策略。對不戰而退之將領主張嚴厲懲辦。

是午至平，寓居仁堂。當日下午兩度與張學良會談，對熱河軍事，決遵照蔣來電，飭前方將領繼續抵抗，以圖恢復對河北平津察哈爾治安，努力保護，務使週密。

湯玉麟不戰而棄熱河，全國輿論一致主張嚴辦。何應欽電中央，請查辦湯玉麟。文云，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軍事委員會鈞鑒，日軍犯熱，舉國共憤，數日以來，雖朝陽開魯因地形之突出，致被攻陷，而前方將士，矢志抗拒，仍不稍怯，乃職本日抵平，即聞熱河主席兼第五軍團長湯玉麟，已於江（三日）晚當前方正在激戰，承德毫未被攻之際，率隊西逃，輕將承德委棄，不特牽動戰局，抑且貽羞國際。如不立予嚴處，將何以肅紀律而振軍心。乞即明令將湯褫職，



何應欽(右)于學忠(左)在津站攝影

嚴予查辦。並請由監察院會同軍委會派員澈查，以憑懲處，藉明賞罰，而利戎機。如何伏候核示施行，職何應欽叩歌（五日）。七日監察院呈中政會，對張湯失地喪師，貽誤國家民族，特提請嚴懲。其原文如下，爲提請事，案據本院監察委員劉莪青・劉三・于洪起・高一涵・田炯錦・李孟庚・周利生・姚雨平・王平政・高友唐・邵鴻基・鄭螺生・楊天驥・曾道等簽稱，查守土長官，不得退縮，經中央全會鄭重決議於先，復由政府一再頒發明令，嚴厲告誡。乃者熱河失陷，於湯玉麟之棄職潛逃，該北平軍事分會代委員長張學良，身膺重寄，統率無方，失地喪師，動搖國本。併經委員等提出彈劾，請付懲戒，但以彈劾僅依法移付懲戒，僅免職而止，似此貽誤國家民族，極惡重罪，何能拘於尋常之懲處，若不加以最嚴厲之制裁，其何以堅固軍心，挽救危局。應請提請中央，將違玩命令失陷地方之張學良湯玉麟等，盡法懲治，以肅國紀等語。查該委員等懔職責之所在，憫薄譴之不足儆辜，事處非常，執辭迫切，理合據情提案，敬請公決施行。右呈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委員兼監察院長于右任。三月七日。行政院七日會議，宋子文在滬未回，由顧孟餘主席，通過何應欽提請將湯玉麟撤去本兼各職，並會同軍委會派員查辦。國府通緝湯氏令，已於八日頒布矣。

張學良七日已電政府，引咎辭職。原電極長，略錄如下。

自東北淪陷之後。效命行間，妄冀待罪圖功，勉求自贖。詎料熱河之變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種種原因，釀成惡果。要皆學良一人誠信未孚指揮不當，以致上負政府督責之殷，下無以對國民付託之重，戾愆叢集，百喙奚辭。又學良當二十年夏季，大病未復之時，即遭九一八之變，責職所在，何敢偷安旦夕，生死榮辱，胥以置之度外。而兩月以來，應付愈艱，情急勢拙，事與願違，遷延一日，苦痛一日。學良雖粉身碎骨，亦無補於國家，無益於大局，應懇迅賜命令，准免各職，以示懲儆。一面迅派大員接替，用伸國紀。轉還之機，在此一舉。學良渥蒙政府矜貸，嗣後有生之日，即報國之年。

電末謂政府寬其譴謫，勉予自新，深恐尸位之過小，誤國之罪大等語。聞此電發後，政府尚無覆電到平。

五、寇深矣蔣委員長北上

承德棄守後，承德軍隊由西南退古北口，平泉軍隊南向退喜峰口，凌源軍隊南向退冷口與界嶺口，冷口已爲服部旅占領。入承德之敵軍爲川源部隊。湯玉麟攜其資產，退灤平

，一說曾至古北口，最近行踪不明。

我方漸集結陣地，一方在寬城迤北之白石拉子山，此路包括凌南凌源一帶後退之各部隊。另一陣地在灤平以南古北口以北二十里之喀喇河屯。北路孫殿英軍退出赤峰後，現仍在赤峰圍場間與日軍苦戰。古北口外築有堅固溝壘，平熱大道亦有嚴密戒備。五日反攻，分兩翼前進，左翼已抵青石嶺，右翼越鞍匠營，沿漢兒嶺南麓挺進中。一〇七師張証枋師長，赴前線指揮。六日晨九時，敵機十二架飛古北口轟炸，同時有敵軍騎兵及裝甲車猛攻我古北口附近陣地。該方面形勢極緊張，喜峰口亦有戰事。商震軍黃師長光華，五日晚率部至遷安，六日繼進，七日早我三十二軍黃光華師之蔣閣（紀珂）克復冷口。冷口日軍已於七日拂曉開始向後撤退云。萬福麟部退集三十家子，日軍復以裝甲自動車三十餘輛，衝破前線，猛撲平泉，萬部一面令衛隊營堅強抵抗，一面在小寺溝佔領陣地，掩護大部隊退集寬城。積極佈置，防務鞏固，兵士咸願與敵決一死戰。

張學良代表王樹翰六日在京分謁朱培德，葉楚傖，羅文幹各要人，代張報告熱事經過。五日晨國防會中對華北自衞抵抗計劃，電令華北軍事長官，遵照辦理。軍委會傳令嘉獎孫殿英，抗敵有功。北平軍分委會曾電蔣委員長報告，六日接蔣覆電，令繼續抵抗。

蔣五日晚在贛召各將領會議，決將剿匪軍事交陳誠賀國光等負責。本人於六日晨飛漢，下午四時到達，即赴總部辦事處休息。其衛隊則於五日晚乘楚有艦，六日午抵漢，八時半全登大智門平漢專車，當晚北上。蔣在總部晚餐後，十一時半赴大智門車站，乘專車北上，楊永泰，何競武隨行。目的地未詳，或先到鄭。在北平之何應欽偕楊杰，於七日晚八時餘由西便門車站乘包車一輛赴石莊，候蔣。劉峙劉鎮華七日晚七時自汴到鄭，候迎蔣，張繼與劉同車到鄭，定八日早赴新鄉，參加華北辦事處成立大會。想蔣北上後對抗日軍事，當有積極計畫也。



蔣介石

六、國民對政府之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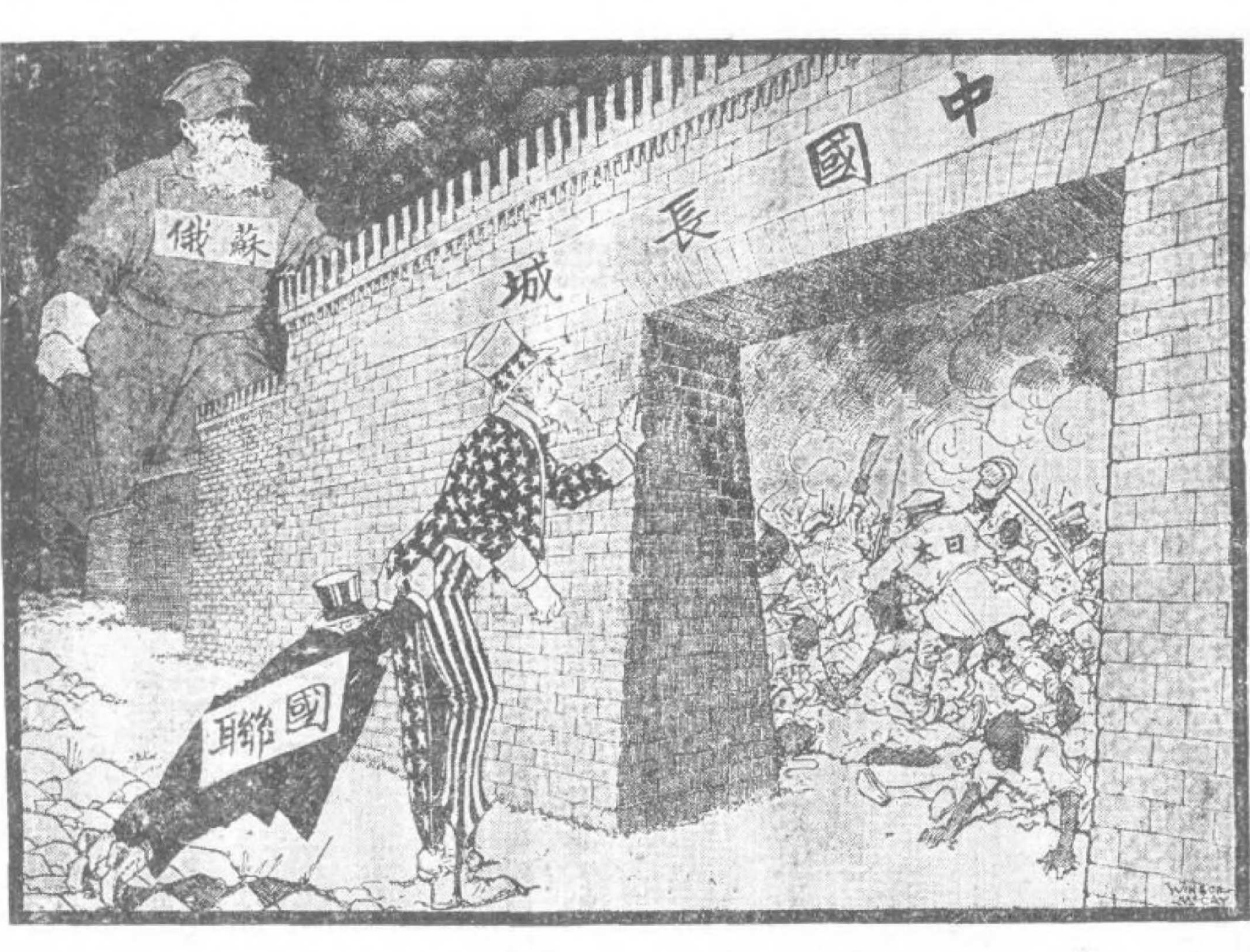
關於失熱後，政府應注意之事，大公報社評『規復熱河與保持察冀』，已有陳述。（參看論評選輯）。三月七日該報社評，『承德陷後之當局言論』云：

『承德棄守後，吾人所聞政府當局之談話：其一，孫立法院長，謂中央原料熱河至少能守一兩月，不意陷落如此之速。其二，宋代行政院長，則謂預料不過能守一星期至十日，而歸責於軍制之不良，望軍人覺悟，努力於近代式軍隊之

訓練。此二說也，恰爲相反，孫氏談話，昨已評論之矣，茲專就宋氏所談而引伸以論之。

『宋之談話，似極中肯要矣，然而有不得不辯者。夫近代式軍隊，豈易言哉？蓋必有近代式之政治及經濟，而後能建樹近代式之國防。宋氏只望軍人覺悟，努力訓練，此僅問題之一面而已。況國防云者，平時之問題也。九一八以後，外患猛襲，變出非常，年餘以來，全國所汲汲者，只此應付非常之問題，此時而談國防之根本，去題遠矣。夫由宋氏談話觀之，似以爲事實上不可守，而豫料熱河之失，不過旬日或一星期。誠令如是，則政府必須早就下列兩政策中，決採其一。其一：根本不打。是則九一八變起，應即開交涉。以求解決，至遲在犬養時代，必須開闢交涉之路。其二：則趕緊準備。夫東三省之失，尙可謂猝不及防，熱河則有一年以上之準備時期，國力雖弱，要可就國力所及，爲相當之準備，是則結果斷不至如宋氏預料僅能守旬日或一星期也。然而政府實際上對此兩途，俱未採行，則誰之責任哉？宋氏談話：『守熱軍隊，無參謀工作，以太古式車輛作運輸，各部軍隊，一無聯絡，高射砲及掘壕工具，絲毫未備，加以指揮不能統一。』此批評熱河之軍事弱點，可謂詳且盡矣。然吾願問：此等弱點，豈皆有國力上不可抗之原因？抑可賴人事以爲補救？夫高射砲價昂難購，姑且不論；掘壕工具，則大小內戰，無不用之，何以亦絲毫未備？太古式車輛之不便運輸，固已，然國庫雖窮，數百輛運貨汽車，當可隨時置辦，何以未注意及之？至所云軍隊無聯絡，指揮不統一，則純爲人事問題，政府對內用兵，尙且具嚴整之規模，何以對守熱軍事，如此放任？凡此皆吾人所大不解也。夫由實際論之，向令去春以後，即改造熱省政府，而配置有力之部隊，早深溝高壘，步步設防，同時早任命有能之統帥，粗織幹練之幕僚，勤加訓練，緊張防備，則以中國現時軍隊之火力，至少亦能如孫哲生所云守一兩個月，斷不至如宋氏預料之一星期也。乃觀熱事經過，去年自春徂秋，全然放任，冬後始稍有注意之聲浪，而實無所備。兩三月來，始略遣邊防軍數旅增防，而最前線仍全委諸本極劣弱之湯部。尤可詫者，則迄戰事發生，並未成立作戰必需之一切組織，以形成宋氏所謂無聯絡不統一之現象，後方總兵站，至今且未實際成立，他不必論矣。凡此皆國家力之所能爲而不爲，其責任果誰屬哉？自承德棄守，國人集矢於湯玉麟。然湯在熱河政治之劣，與其用兵之無能，數年以來，早有定評。十七年之往事不論矣，此一年來，儘有時間可以更動；明知其無能，而必待熱河斷送於彼之手者，果何故也？昨今懲辦湯玉麟之說大起，夫湯

為熱河長官，自有其應得之罪，然較彼職任尤重者更如何？如宋院長所謂無聯絡，不統一，無掘壕工具，用太古車輛之一切責任，豈皆湯玉麟所負耶？吾人縱論及此者，誠以為宋院長之談話，類於旁觀之批評，不似負責當局之態度。且因此而感覺重大危險，則當此熱河淪陷關內危急之時，而聞政府當局僅發批評之言論，倡未



門戶開放 (New York America)

來之建設，則目前大計，果誰人主持？如此河山，豈聽令斷送？此吾人所引為焦憂深慮，不能默爾而息者也。頃聞蔣委員長在北上途中，軍事全局，計必有積極刷新之成算。事至今日，中央政府必須肩負全責！故望孫宋之言，僅為個人感想，而政府別有實際的處理國難之道也。」（完）

∴ ∴ ∴ ∴

國民革命歌（錄第十一期論語）

陳文

一，民族之章

青天昊昊，白日融融！中華民國，獨立亞東！
誰實造茲？黃種英雄！黃種英雄，光耀山河滿地紅！

（注，英雄就是能繼續努力的國民。）

唱完後，由一人發問，衆人齊答。

（問）你們忘却日本帝國主義者殺你們的同胞嗎？

（答）不敢忘！

（問）你們忘却日本帝國主義者駕飛機，擲炸彈，毀壞你們平民的住宅嗎！

（答）不敢忘！

（問）你們忘却 總理遺囑：對外要於最短期間，廢除不平等條約嗎？

（答）不敢忘！

二，民權之章

青天昊昊，白日融融！中華民國，獨立亞東！
五權憲法，革命成功！革命成功，都在國民會議中！

唱完後，由一人發問，衆人齊答。

（問）我們的五權憲法在那裏？

（答）五權憲法應由國民會議制定。

（問）我們的國民會議在那裏？

（答）應請國民政府趕緊召集。

（問）我們的國民政府在那裏？

（答）首都，就是南京。

三，民生之章

青天昊昊，白日融融！中華民國，獨立亞東！
衣食住行，天下爲公！天下爲公，一樣風光處處同！

唱完後，由一人發問，衆人齊答。

（問）你們的衣怎麼樣？

（答）還好，我們還有衣穿。

（問）你們的食怎麼樣？

（答）還好，我們還有飯吃。

（問）你們的住怎麼樣？

（答）還好，我們還有屋住。

（問）你們的行怎麼樣？

（答）還好，我們行路還不被人干涉，有時還有車坐。

此歌另有單行本（上海經售處：作者書社）並且著作權公開；凡願繼續印刷發行者，請向紹興廣寧橋直街二十三號陳文先生接洽。

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發展

大炎

三月十四日是馬克思死後五十週年，他的學說所謂馬克思主義在這短促的幾十年間，已竟廣播到世界各國，激動了各界人的心弦。世界經濟的崩潰，社會情勢的激變，越發接近了牠的內容，變成了學理研究的主要爭辯問題，社會運動的唯一的派別標準。馬克思主義在各國發達的過程，換言之，對於牠的認識程度，和實踐上的表現，隨着該國社會演進的各階段，與學術上追求的深淺，各國有她的特殊性，同時有一般的共通性。現在將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發達過程，簡單敘述一下，或可証明馬克思主義在各國的發展是受該國社會的特殊階段，與認識程度的限制；牠的真面目，隨着社會的進展，越發顯露。我們可以依着牠進展的情況，分曲解時期，研究時期與行動時期三個時期敘述：

一、曲解時期

明治初年在少數文件裏，已有「社會黨」，「共產黨」這種名詞，但僅是幾個學者的膚淺介紹，並未發生社會影響，到明治十五年發現「東洋社會黨」的組織，二十年左右在論壇上不時發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民主會社主義」等名詞。但從未見過「馬克思」這個名字。最初發現這三字的年頭是明治三十一年。因為彼時有個「社會主義研究會」，以研究馬克思主義原理，是否適合日本的國情與環境為目的的學術集團。這時候他們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的解釋，以為與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西門，弗利埃等同流。直至明治四十三年的「社會民主黨」雖然是日本社會主義政黨的前驅，牠的成分，也不過是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兩者的簡單結合，決不是馬克思的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黨綱所載的理想八條，雖然也提到「消除階級」「廢止私有財產」等，然而他們的行動和理論，距離馬克思所謂辯証法的運用，還遠得很。

明治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間有所謂「平民社運動」。這項運動主要理論，是自由民權思想，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混合體。牠的特徵是反對貴族平民間的階級。但他們的方法，由於人道主義的平和政策，與資本主義時代中，馬克思主義者所取的手段，截然不同。但這項運動

關於馬克思理論的貢獻，總算給些啓示，他們發行的「平民新聞」一週年紀念刋，曾介紹許多關於「階級鬥爭」，「財產共有」的理論，當然沒到眞知灼見的地步。因爲他們當時對於馬克思的認識，是和托爾斯泰，克魯包特金同樣看待。這個時期我們可以說是理論的曲解時期。

二　研究時期

二年後平民社因爲思想衝突和行動分歧的結果！終於解體，形成兩個對立集團，一個是帶着人道主義，理想主義色彩的觀念論者集團；一個是掛着唯物論的牌子，其實是法國的所謂民主主義的俗流唯物論者集團，後者比較占多數，有勢力，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他們唯一的工作：是與少數派的理論主義想者，及山路愛山氏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論者作嚴格激烈的理論鬥爭。關於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和唯物史觀等問題，都有過熱烈的論辯。經過這番理論的鬥爭，使馬克思理論獲得進一步的了解，結果使這個多數派棄掉空想社會主義的色彩，轉向科學社會主義的路徑。代表這個轉變的人物就是最近去世的堺利彥氏。在這集團裏依然包含着無政府主義論者如著名的幸德秋水氏，因爲彼時專心對理想主義與改良主義論者做銳利的鬥爭，故延緩了內部的分化。

這個轉變的主要原因，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了較深研究的結果。恩格爾斯的「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有了譯本，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及「哲學的貧困」，已有英譯，此外考茨基的「倫理與唯物史觀」，德茲根，哈得曼等的作品，都已介紹到日本了。數量雖然很少，但對於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們，深刻了很多理解，至低把馬克思的名字與空想社會主義者，烏託邦論者們分開了，同時也知道唯物史觀與社會的發展法則；及經濟理論與階級觀等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了，並且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們，也開始鬬爭了。

最可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理論鬥爭的焦點，顯然離開初時期的那種新社會的設計，或社會生活的最高理想等空洞的，非現實的幻想範圍，進到現階段的分析與行動方式等實際問題了。當時中心問題，就是議會政策與澈底革命的論爭。但因彼時的政治是君主專制，社會是封建制度，澈底革命的政策，有不可能的情勢，結果馬克思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們，在議會政策的共同目的下，行動上妥協了。

明治四十四年大彈壓以後，各派別的鬥爭，在行動上遂告停頓。直到大正九年才復活，以急速的速度進展。主要原因，就是客觀情勢的轉移：第一歐戰後日本社會，已進到資本主義成熟時期；第二日本的資產政權到了堅實程度：第

三：階級分化的結果產生了大量的無產羣衆；第四，歐美各國的無產階級在政治，社會方面的抬頭，尤其是俄國蘇維埃政府的成立。還有一種人爲條件，就是學理的深究。也是飛躍進展的一種動力，因爲正確地認識理論足能使研究者的意志堅決，運動方針正確。

明治四十三年至大正七年間的停頓時期中，許多社會主義運動者，由街頭生涯，變爲書齋生活。大正八年考茨基的「資本論解說」，格特爾的「唯物史觀」都有了譯本，高畠素之氏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冊也公然出版了。關於唯物史觀，價值學說，以及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等問題，學者間有很熱鬧的論辯。當時最著名的筆戰，就是河上肇（去年被補）與福田德三。這時期的河上肇，是站在行動圈外，專用筆桿使馬克思理論通俗化，駁斥反馬克思理論的最熱烈的一個人。

大正十一年間著作數量，雖未顯著增加，但研究的內容，却擴大起來，從前只限於價值學說，唯物史觀等問題，現在關於階級鬬爭，社會制度，社會主義政黨蘇俄革命運動，新經濟政策等實際問題，也成了研究的焦點。

這個時期的特徵：第一：因爲日本資本主義的成熟，與歐戰後歐洲各國的轉變等客觀條件，使馬克思主義者，越發憧憬馬克思的理想，助長很大的勇氣；第二：因爲明治末年與大正初年的黑暗時期，使多數馬克思主義學者，對馬氏理論有了深刻的領會。這兩種特徵，就是下面說的行動時期的先聲。

三、行動時期

行動時期開始以前，最可注意的現象，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即唯物論辯証法，感到迫切的需要。在過去的理論爭辯時期中，主要問題祇限於經濟學說一部分，連唯物史觀都居下位。自從大正十三年前後，發見許多關於唯物辯証法的譯本，及其他正統馬克思論者的作品，於是馬克思主義者與反馬克思主義者的鋒頭，才集中到這個節目上。因爲在實際行動以前，關於現社會的分析，政治運動的本質和方法，以及整個運動的意義等重要問題，非藉唯物辯論法無以解答。所以這個時期而有這種現象，寔是需要上的必然結果。

大正十四年勞動組合方面，由「勞動總同盟」的分裂，成立個「勞動組合評議會」。理論上的爭論問題是關於勞動組合的任務，組織與戰線等。行動方面只限於經濟上的鬥爭，還沒注意到政治上的重要性。

其後因爲農村經濟的進展，發現了農村的勞苦羣衆。此

時注意都市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感到農村的重要，遂有聯結農村勞動者與都市勞動者成立無產階級政黨的企圖。

由勞動組合運動過渡到無產階級政黨之前，馬克思主義者間，關於統一政治戰線的問題，發生了空前的大爭論，招致來內部的大分裂。

這次論爭的中心問題：第一：重新檢討，無產政黨的本質與意義，以及澈底革命集團與大衆政黨的關係。第二：合法存在的無產政黨，在現時代中，是否還有革命的意義？第三：無產政黨是否有變成資本主義的支柱，或法西斯集團勢力的可能？第四：革命集團是否與大衆政黨完全對立，才有發展的可能？

這幾個理論與實踐相聯繫的問題，使當時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博得了很深廣的認識，同時關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獨占資本主義發達的現階段，以及明治維新的意義等問題，也有極精深的探討。

理論既然分歧，行動自要離異。主張社會主義可以通過議會實現的人們，遂組織合法的政黨，企圖以競選的手段，[illegible]民衆的擁護，獲得多數，施行主義。如大山郁夫領導下的勞農政黨，及安部磯雄指導下的社會民主黨。現在這種政黨在議會席上，雖然有他們的坐位，但離着他們想像程度，還差得多。

另一方面認爲日本社會已達最後階段，階級對立益趨尖銳，合法政黨的存在，徒受資產政府的支配，很少發展的可能，反有轉歸反動的危險。他們主張暗中結合無產羣衆，做推翻政權的準備。領導人物如田中清玄，佐野博，前納善四郎等。革命的工人，下級職員，朝鮮人，學生等是他們的基本黨員，許多知識分子是他們的同情者。昭和三年三月十四日及昭和四年四月十六日發生兩次最有名的共黨逮捕案。前後共捕數百名，學生佔大多數。

經過這兩次逮捕後，共黨人數雖減，幹部精神更烈。昭和五年初首領田中清玄又籌劃共黨再造運動，訂一月十四日在和歌山縣舉行擴大中央委員會，檢討過去工作的缺欠，樹立此後行動方針。這次集會，鳩合所有共黨首領，樹立日本共產黨的行動綱領。現在日本共黨依然奉爲規條。彼時決定的政治綱領：一．打倒帝國主義與民主主義。二．戰勝合法政黨的勞農黨與社會民主黨。三．利用普選的機會，推出合法的競選者，做赤裸的宣傳。四．建設出版機關，作普遍的文化宣傳。五．徵集會員募集基金，做暴力推翻政權的準備。去年十月三十日全國空前的大逮捕案中的黨員，就是這種綱領下的執行者。

這時期中有一種可注意的現象，也可以說是這個時期的

原因和結果。就是馬克思，列寧學說的作品，破格地出版。除普列哈諾夫，列寧，斯他林，蒲哈林，洛茨斯基，等著名人物的作品外，其他新進學者的著作，亦不可勝數。文藝理論與文藝運動的作品與爭辯有論壇上未曾有的盛況。昭和三年至七年中，竟刊行了馬克思，恩格爾斯全集。

近年來日本政府失掉効率，民生日趨窮困，使馬克思主義者，獲得了絕好的宣傳機會。雖然經過數次大逮捕，結果不但數量上愈捕愈多，同時行動的表現上，反越來越厲。形成目前日本一種社會的潛勢力。但離着他們的實現時期，（果然可能的話）按現在事實的趨勢，至少須經一場理論的熱辯，與行動的苦鬥。因爲，在理論上，近來反馬克思主義的讀物日多一日，儼然完成了正面反馬列主義的營壘。行動上；法西斯團體的結合，幾乎有獲得政權的可能。這種反馬列理論，與行動，的確隨着馬克思主義的進展而强烈，終有決鬥的一天，這場決戰的最後勝負，也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眞僞試驗。

（完）

十八十九謠

瞻廬

國聯日代表松岡的松，依着解析幾何的方式便成爲十八公，現在被十九國特委會詰問他滿洲在中國主權下的是否問題，十八公弄得窘態畢現了！說是呢？說否呢？說一句論語的論調叫做「然，非歟」呢？說一句古文的論調叫做「唯唯，否否，不然，」呢？唉！十九委員難倒了十八公了！作十八十九謠：

釘頭碰鐵頭，十八遇十九；試問滿洲權，是否中國有？是則應曰是，否則答曰否；是否兩個字，重於鼎之九。東洋十八公，何之答十九？推車已撞壁，捉襟又露肘！是字一出口，滿洲非彼有；自認侵略者，即此定戎首。否字一出口，膽便大如斗；與國聯宣戰，有此魄力否？無獨而有偶，古今兩十九：平原君適楚，從者一十九；國聯特委會，委員一十九。古之十九人，願決是與否；加入毛先生，二十勝十九。今之十九人，欲定是與否；有一矮先生，十八對十九。或是與或否，含糊不能久；一個矮十八，周旋長十九。十八與十九，誰勝又誰負？勝負縱有定，關外非我有？

蘇俄是否民主政治？

劉麗東譯

在蘇俄政府一切批評之下，爲英美人士對其了解之最要者，即其是否屬於民主政體。吾人之思想，與蘇聯者迥異。若僅謂其有異於英美政府，實不足以助吾人之了解。

蘇俄之共產黨思想家，亦不認其本國之憲法，與所謂之「前民主政體」者有相似點。但彼輩對之，似亦有相互關連。彼輩認任何國家事務之管理，應完全以其人民之意志爲依歸，應無異議。使人民均知一切法律，係得人民之同意而成者，則人民之滿足，行政之効率，必均因之提高。但使出乎器械組織之外，民主社會最重要之標記，在其是否設立於平等原則之上。共產黨員對此意見，亦立予接受者。英美學者，應鄭重考慮者，即蘇俄之共產員，以爲在此條件下，蘇俄政府完全爲一民主社會。實則在現今世界任何社會中，其民主程度，無逾此者。

蘇俄之組織與世界任何國家，均不相同。其行使政權者不僅係一代表制度，實有若干平行之機關，具同等之形式。其他國家之人民，在同一甚大之選舉區中，爲選最高立法及行政代表，投同一之團體票。而蘇俄人民，則僅于較小之夥伴中或其鄰人中選舉之，此輩又皆其平素所深知。付其一切權力于間接選舉之中。重要位置，向爲富人，或與資產階有關之輩所佔有者，但在蘇俄社會中，個人雖仍有財富，但其在政府，新聞界，或在廣播中，不能使用其財富之力，以影響選舉。一切之利便，均爲勞工界之男女所設立，使其加入政府。其重要而有影響者，仍在數量之多寡。使在西歐及美國，如可以普通選舉權及自由言論爲民主政治，則在蘇俄可謂在不斷之談話討論中，普通人民均參加公共事業。

吾人試就此觀點而考查蘇聯之組織。第一，吾人應注意，共產主義，自擴充共同治理之範圍及功用，復使選民避免淆亂問題之危險。在美國上期之總統競選中，人民選舉票之意義何在？蘇俄之選民，于不同之團體及不同之日期，因其地位之根本不同而投票。如選舉市理事會（即蘇維埃），大部選民在數工作地點，與其各級之同伴，在每一地點投票。若在鄉村，則與其鄉人同時投票。但數百萬註冊選民，均屬

消費及活動之公民。居此消費者之地位，四萬五千七百六十四不同之合作社，共七千二百萬之股東，選舉其互不同之管理委員會，分使供給其家庭用度之四分之三之分配管理權。

但尚有其他不同點。此數百萬公民，及消費者，在波羅的海及太平洋之間，如爲有能力之成年，亦爲工業或農業之生產者，（包含行政，交通及運輸，銀行，社會事業，及文化事業），此輩雖皆屬覓取工資或薪俸之階級，在四十六大工會之下，對政府有同等之貢獻（或綱理社會環境）。此類會員，在各別之制度下選舉，但與合作及蘇維埃之式樣則大抵相同。每一工會會員，與其同夥在其所工作之工廠中：（或爲工廠，礦廠，輪船，醫院，大學或學院）投票。但生產家，不受工資或薪俸而僱有生產之工具者，則又另有生產會社之組織。或在工業，或二百三十萬之聯合農廠之農業，彼輩亦同樣會于其較小之團體，選舉其地方委員會。由此，彼輩亦可行使其共同管理權。

此多方面之選舉，因（一）公民（二）家庭用度之分配及（三）財富生產之不同，對數百萬成年選民之發表意見行使治權，較之英下院之普選及美國之總統選舉，尚得有眞實之實効。據稱蘇俄選民及參加選舉者較任何國家爲多。

公民之參加政治，尙不止于投票。蘇俄被選出之代表，不論其爲蘇維埃，合作社，工會，抑爲聯合農場，在任期中，均應與選民每數星期一聚會，解釋其負責所辦之事，並應答復一切質問，並接受一切之怨告。故自文義方面言之，在波羅的海及太平洋之間，常有無數之小組會議，對一切事態加以討論，此爲任何國家所無者。無論何時何地，選民均有權力召回其所舉者，而以另一人代替之。此類之選舉制度，似不亞於英美數十年前者，是否合於民主？然政治學者，亦至少應注意其參加公共事業者之人數。其對於公民消費及生產者，供給一最好之政治教育，固不能忽視也。

據報無數之選舉會議，參加者固多，而所討論之範圍亦廣。有時竟須延會至次日。一萬萬六千萬人之複雜政治組織，均用間接選舉法。城市及鄉村之理事會，合作社及工會之委員會，及工業農業生產者之聯合會，除管理地方事務之外，尚須選舉派赴各區（縣）之代表。凡此各區，在不同名義之下管理其地方事務外，復選舉代表派赴一省之會議，故各種之統系，各個均平行而實質相同，直至議會代表各個之利益。

至於蘇維埃，不僅選派各種行政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及秘書各職，並須任委內閣委員。自行政言之，其權力高出任何方面。至各種會議，（或中央行政委員會，或代表蘇維

埃，合作社，工會，及生產聯合會代表之間），在任何階段，皆時常會商討論。

但有一事須注意者，即在行政統系下之任何階段，任何等級，蘇維埃憲法從不用民衆選舉方法選任任何官吏，不論其爲主席或秘書，縣長或管理員，書記或手工人。蘇俄官吏之任免，其權常在行政委員會，甚至在較小之主席團手中。此種方法，較在英國尤爲普遍。各種機關，不論其爲學術機關或工廠，其附屬人員之選任權，常在總理或經理手中。

近代之進步黨，或激烈黨，甚至近代之社會主義者，均不喜間接選舉，認其剝弱民衆之制裁權。據英國過去兩世紀之經驗，似反對間接選舉。但吾人若至數千萬極大之民衆，雖極主民主政體者，對中央首領直接選舉之効率，亦不能無疑。若再加以合股公司，數百萬富豪之資產家，富有資本之新聞家，及廣播家，對一切政治行政權力之影響，舊日民主政治之意義，必成一趣劇。蘇俄之選舉制度，不論吾人作如何之描寫：其對於表現人民之意志，終較美國，英國或德爲清顯。

但蘇維埃之各種行政系統，工會，消費合作社，及生產聯合會，雖爲顯明之政治組織，但尙非蘇俄之眞實政府。認爲未得共產黨之委任者，其非常之合羣性，雖有羅馬天主敎或救世軍組織之遺跡，但無法權之組織，並不任命人民委員或內閣，甚至政治警察長，法官及縣長及無數之行政官吏，均不經其委任。蘇維埃共產黨員對神敎遺下之名詞，均不樂用，彼輩僅接受描寫共產黨之最重要者，「保守國家意識」。實則此與孔德在一世紀前，所謂之「國家精神權力，」指出何者所當爲，僅有勸告之權力而不實行行使，初無二致。

留心蘇俄之學者，對其會員之合羣性，在社會所處領導之地位必無疑意。此輩會受謹愼之選擇，嚴格之訓練。以美國或西方之意義，常誤認爲政黨。但彼輩實非特出之階級或政黨。二百萬會員及候補員中之大部仍屬工廠中覓工資之手工人。爲大衆之眞實領袖者，其同夥之工人，亦皆深信不疑而隨從之，餘者均任地方或中央行政，或工會及合作社行政系統中之官吏。因其個人之能力，及領袖特質而被選擇，其居行政及工業方面之重要地位，自無疑意。無論何地，彼黨又須絕對服從中央行政委員會及其長官之指揮。

故「史達林同志」，僅共產黨之秘書長耳，實居一有權力之地位，一般均認其爲獨裁。但此意義亦須加以修改。其命令對一萬萬六千萬之民衆，非有法律之効果，但其本身組織之二百萬會員則必須遵守。警察及法庭，不予以擁護而强其必行，但人民委員及主要官吏必使之實行。但亦僅能勸與實

行有關者。「史達林同志」之任何决定，其自身亦不能認爲命令，彼亦非此類人。據可靠方面之報告，謂格瑞林（蘇聯政府所在地）中常有小組會議，而史達林又不常爲主席。彼對於影響委員會所得之結論有特別才能，但其對於吸收採取他人之意見，事實或輿論，又有特別神秘才能。其隨時所發表之文件，有時以其一己名義與蘇俄主席同時簽署者，多基於此。

吾人可謂蘇俄之憲法，恃成年之全民衆之普遍參加公共事務，如計劃管理社會環境。但人民之直接選舉，亦僅限各行政系統下之根底，一切權力之發自人民者，誠如列寗所謂付諸一切之蘇維埃。但一切之權力，均以間接選舉方法，在每一階段中，發揮其力量，直至行政系統之顛。在各行政系統上，權力復轉變爲權威，于各種特別法令中，決各種形式之共同制理，應如何實行。在蘇俄政府中，各種權威，均由上而下，一如任何民主國家之政府。吾人或可謂蘇聯較其他國家，對必須之權威，表示較清。無論其自以爲其如何合于民主政體，蘇維埃之組織，自英國之城市會議或昔日英國之教區會議居民之自由集會通過其法律者，實居較高之地位。

但評判蘇俄，若不討論其另一工具之特別發展，實不清切。孔德預言精神權力，必創生於任何開化之國家，時常以社會之根本目的壓迫政府。使孔德願用民主理論之言詞，必謂僅以精神權力之方法，社會始可表示其普遍之意志，並担保其在個人及地方利益下實行。

但討論蘇俄憲法之是否如吾人所認爲民主者與否，實無無用也。對其如何運用之認識，依大衆之意見，如何可制裁社會環境，立法與行政如何受人民有意之擁護之利益，及全民因在如此情狀下，如何可躋平等之域，實爲重要。但若作此最高之評判，他國之人民因其意見之不同及所認識者故亦必互異。但有一事，值吾人稱道者，即吾人若與任何蘇俄人民，謂英美法德之憲法，其注重社會平等或滿足民衆慾望，或允許政府之行動，距民主較近，不論其是否共產黨員，必不之信。

吾人所見蘇俄組織，與世界上其他文明國家較，其異點殊値注意。美國創造憲法者之目的，亦爲列寗畢生之期冀—爲人民獲得生命財產及尋求快樂之權利。傑爾孫認如可掃除君主政治，及一切對個人努力有阻碍之法律限制，僅保持法庭及警權，即可躋于此域。英國百年前之過激派，與此意見大致相同。大西洋兩岸之後輩，對此最低限度之政治，曾使之合理，並加以道德之力量，使成爲信條。使每人任其追尋其個人所認爲最好之利益，則各人之利益，自可尋求。即使

不然，亦無一較切實用之可以代替任何人做其願作之事之政策者。

但在工業革命，已變四分之三之人民爲無產階級，賴工資以爲生，而少數之資本家，成爲經濟獨裁前，傑福孫對此，必爲第一反對之人。對今日之美國或英國憲法，而認其能給個人之生命財產，及尋求快樂，平等權利，似覺滑稽。蘇俄認其對世界實已供獻另一出路，爲趨傑福孫之目的，較近之途。

使吾人知各大工業國家之民衆，爲尋求保護所得之强迫，及威脅之性質，吾人對此自認爲是之妙論，其了解或較詳盡。各大民族多數民衆之成爲貧困，甚多之民衆，均有待于救濟，果孰爲而致之？工人之工資，既不足以供養其家庭，復不足以維持其健康，果孰爲而致之？工人在不健康環境中不衛生情狀下作工，致有比較過分及不必須之病亡率，又孰迫而致之？使此輩之不克享受餘閑及休息，用以游歷及享受文化者，又孰迫而致之？此輩常受失業及飢荒：而使老年者成爲乞丐，又孰迫而致之？吾人之祖父或謂之爲「原始罪惡」。吾人之父輩認此一切罪惡，雖知爲社會之病態，亦以爲貧苦者之個人不幸。

蘇俄之意識，與現代科學，完全相同。認此一切之社會病態，及其財產不均之結果，爲經濟環境之性質。人民生於其中，亦必長於其中。此非因君主或奴隸，或國家教堂之在英美，使其四分之一之工人，雖在旺時，亦不能得滿足之工資，維持其健康之生活：亦非因有關於生活之必需品之原料之缺乏，更非因握權階級如受壓迫者之同未受教育之殘忍。實因環境關係致使大多數之人民不能得有効之自由，如機會均等，尋求快樂。此環境之銳角及其痛苦之壓力，實爲一切生產工具之財產私有制下之求利動機所促成。

故蘇俄之所欲爲者，——傑福孫從未思慮，資本主義國家從未嘗試，——即在繼續努力造成一社會環境，使各個人有平等之機會，發展其個性之可能。此即蘇俄普通計劃之目的及意義，而爲一切政治之中心。此種計劃之形成，實發起于每年之人口統計，自地方至全國。若干之成年工人有健康之身體，欲求生產之機會；若干之兒童及青年，須得教育，及技術訓練；若干之病人，及殘廢者，須待救濟；若干之老年，須待供養。其目的在獲得任何人獲得一標準生活，而不計及任何人之私人利益，——一切之工業化及電氣化，非常之農業機械化，國內商業之合理化，各種生產依各地方之機會而實行分配俾減少運費，比較大量之教育費，書籍刊行，發行新聞紙，音樂會及戲劇歌劇及跳舞。

外人因投資所獲，而有一定之收入者，常詢以如此社會環境，計劃，能不減少個人自由否？較少數之有財產者，誠受影響。體質健全之男女，雖其為有財產者，若不以勞力或腦力對社會有利之工作有所供獻，決不能得舒適之生活。無人能為其個人之利益，若牽涉僱用工人問題，能自由加入生產活動。

但自另一方面言之，蘇俄之全民，認在社會環境之一切壓力下，前此無有效之自由，以享受其生活者，現時對於選擇職業及居住權，較在任何時代，均得多量之自由。餘閑及休息亦多，對一切消費物品個人之應享受者亦日漸增加，對提高其職責及工薪之範圍亦加闊，兒童受教育之利便亦增，社會保險之組織亦得較大之安全，依個人之能力參加政府及社會之一切活動之機會亦多。

西方人民，是否認此為個人自由之增加，——因社會環境之管理及計劃——全視其對於世界之有資產者，應否放任其為所欲為，或五分之四之無產階級者應否以其一己之能力推廣其個人之機緣耳。

註：譯自「現代史料」二月份，Sidney Webb原著，原題為Is Soviet Russia a Democracy　（完）

關於竹書紀年詩書禮春秋左傳的幾樁公案（續）

陳振先

—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解—

駒光如駛，又是一年，際茲歲序初更，國人對於歲之意義，與夫歲周日數之如何查得，不可不有明瞭的認識。我國在辛亥改革以前，月日向用陰曆，設其時有人問一年共得幾日，百年共得幾日，則除極少數人於曆法曾有研究者外，雖學士大夫亦多不能確言，其謂一年爲三百六十日百年得三萬六千日者又比比也。自民國改用世界公曆以後，尤其是民十九年廢除陰曆以後，國人因各月日數有定，對於一歲得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一節，知者始漸多，豈知四千餘年以前帝堯早已知之，堯典所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即此物也。或謂今世通用之哥勒格理公曆率四年一閏，四百年九十七閏，平均一歲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五，即照新法算之，現時「歲實」平均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九八九九二六二，即帝堯元年時歲周平均亦不過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四六〇一一。（俱照 Newcomb 氏公式得來）今堯典謂歲周爲三百六十六日，未免失之太大。若謂此爲舉整數而言，則照「詩三百」及「四捨五入」之例，應舉其較近之數而謂朞爲三百有六旬有五日，始爲正確。今堯典言三百六十六日，是仍未甚準確，未免美中不足。余曰，非也，堯典言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謂歲周已過三百六十五日而入第六十六日範圍耳，非謂其爲足三百六十六日也。至歲周不足三百六十六日，堯時必已知之。或問曰：子之說有徵乎？曰：有。不過經文語簡，而虞夏載籍，今存者已如鳳毛麟角，其所言又簡略已甚，無可稽考，不得不於旁處求之，於是此樁有趣公案，又牽涉下文所論左傳商書周禮淮南子等數樁有趣公案矣：

—春秋左氏傳日南至考—

春秋左氏傳言日南至者二事，（古人謂冬至爲日南至，謂太陽南移至此而極也，冬至又稱日短至，謂晝短夜長至此而極也。夏至稱日北至或日長至，理與上述同。）即僖公五年傳及昭公二十年傳是也。古曆以朔旦冬至爲起算點，即以冬至中氣所在之月爲建子之月，（周曆正月，夏曆十一月）其他十二節（小寒，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

，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十一氣（大寒，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是，併冬至爲十二中氣，爲十二個月的特徵。例如有冬至之月爲子月即夏曆十一月，有大寒之月爲丑月即十二月，有雨水之月爲寅月即正月，餘以此類推。凡月無中氣者則爲閏月。又上述節氣之名，俱按今名，所以便讀者耳。）俱從冬至中氣起算，閱十五日二一八四强爲節（平節），再過十五日二一八四强爲中氣（平中氣），由冬至中氣起算，歷平氣間三十日四三六九弱便是大寒中氣，其所在之月爲夏十二月，又閱平氣間三〇，四三六九日弱便是雨水中氣，其所在之月爲寅月即夏曆正月，如此遞推下去，直至下次冬至（此則是實測得來，故爲實中氣）爲止，是爲一歲，其所在之月又是子月即夏曆十一月，冬至以後，仍照樣遞推下去，故後漢書律曆志謂「律首黃鐘，曆始冬至」是也。不特此也，平氣間得三〇，四三六九日弱，平朔間（即平均月長）僅二九，五三〇五八八日，此特十九世紀之初各月平均數耳，其實各月長短殊不一致，月有長至二十九日十九小時三十五分半鐘者，如民八年陰曆十月是，又有短至二十九日六小時四十一分者，如民十年陰曆六月是。故推算實朔實非易事，外行者不宜嘗試。

平氣間實長於平朔間〇·九〇六三日弱，故按月遞推下去，約三十一二月後中氣便擠到月晦，更因平氣間比平月幾長一日之故，下次中氣遂由第一月晦越過第二月而伸至第三月朔日，致第二月因無中氣而降爲閏月，因此之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閏月居於其間，兩頭都挨不到中氣，遂有節無氣而爲閏月矣，如此遞推下去，約再過三十一二月又得一閏月，直至十九年期滿，中歷二百三十五個月，而第七次閏月閏在十月，（因小雪中氣在十月晦，冬至中氣在十一月朔，中間夾着一個月有大雪節而無中氣，故爲閏十月）遂爲古曆一章之終，下月朔又在冬至，又爲次章十九年之首，此十九年間又將前十九年間節氣朔閏的排列大略重演一回，此即古昔閏餘成歲曆。始冬至之常法，（二百三十五個月比十九歲周略長一兩小時，而歷代朔閏辦法又稍有出入，且亦時有參差，茲爲易曉，故概略言之）而冬至於我國歷代曆法關係之重要，由此略可見矣。後漢書謂「律首黃鐘，曆始冬至」，又謂「歲首，至也，曆首，朔也」，蓋謂是也。

僖公（漢書律曆志作釐公）五年左傳云：「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謂春秋二分，冬夏二至，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必書雲物，爲備故也，」上段爲春秋左氏傳二百

五十五年間重要記載之一，春秋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句止，實二百四十二年，此下至哀十六年「孔丘卒」句，乃孔子門人所續，左氏傳亦僅載至哀二十七年八月公出國奔越事止，得二百五十五年，其下悼公四年韓趙魏合謀殺知伯一段，無前無後，不倫不類，顯係後人所加。自班志劉歆三統曆以來，歷代天文曆算專家，多據以為典則，至傳文所言是否準確，則余尚未見有研究之者，以余推算之結果，僖五年周曆正月朔（黃經合朔）實在壬子日之夕北平視時戌初三分鐘，（公曆紀元前六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壬子日北平正午後七小時三分，辛亥日實是周曆十二月晦，時曆誤耳。又是年冬至實在周曆正月初三日甲寅（公曆紀元前六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平子正後四小時六分，即寅正後六分鐘，並非在朔日之旦，左傳所言之辛亥旦蓋誤早二日，劉歆三統曆與杜注孔疏附和之，蓋由於曆算未精耳。古者天子頒一歲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每月朔日則告廟受而行之，其典禮甚為隆重，蓋猶是遵奉天子正朔之意也，魯僖公時，周室東遷亦既百有餘年，（漢書謂「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曆不正」其時魯君猶能奉行此禮，天威不違顏咫尺，故左氏記而美之，其後禮意寖衰，魯君不親告朔，（漢書謂自文公閏月不告朔）每月空備餼羊，於是子貢倡廢羊之激論，孔子述存禮之苦心，吾人於此，亦可以觀世變矣。本來魯君於朔日告廟受朔，於至日登臺觀望，此兩事原是各別舉行，惟當時天官失職，觀測未精，誤以辛亥為至朔同日，故僖公於告朔之後，隨登觀臺，而不知眞朔實在一日後，眞冬至且在三日後也。

僖公而後，冬至之見於左傳者為魯昭公二十年，查昭二十年左傳云：「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杜註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杜預注此段，謂「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因是歲在僖公五年後一百三十三年，旣滿七章，復為章首之故，但余已推得僖五年朔至非同日，此則前人所未知者）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在二月後，（因左傳下文有閏八月戊辰殺宣姜之文而知之）故傳特於二月記日南至以正歷也。」以余細推的結果，（余推此兩次朔至，足費兩整天的工夫）昭二十年周歷正月朔在庚寅日，（公歷紀元前五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黃經合朔在是日北平午正後五十五分鐘，己丑日實是十二月晦，時歷與漢志劉歆三統歷及杜註孔疏，所言均非也。又是年冬至在周歷正月初二日辛卯（紀元前五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平視時晨十一小時

十六分鐘，即午初一刻強，朔至亦非同日，劉歆杜預孔穎達等謂是朔旦冬至，亦非。但此事可難索解了，照歷法，周歷建子，例以冬至所在之月爲正月，今既謂己丑日（實是辛卯日，此層今姑不計）爲冬至，豈有以是月爲二月之理？杜預註「梓愼望氛」句云：「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愼望氣。」依此法說，是魯之君臣皆認己丑日爲冬至矣，又安能誤以是月爲二月乎？惟服虔謂當時魯人誤置冬至於前月之內，獨梓愼知冬至實在本月己丑日，故屆時自行望氣，（非由魯君所命，）此說最爲近理，照僖五年之例，魯人或亦誤測冬至，誤早在三日以上，而置冬至於前月戊子或戊子之前，則本月庚寅朔便約在此錯誤冬至之後二日以上，而本年置閏或在四月以後，今查傳文下有「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等出奔晉，閏（八）月戊辰殺宣姜，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之文，詳核前後各月干支，知當時時曆確是閏八月，傳文所書之己丑日南至確在時曆二月，非關誤書正月爲二月也，由此觀之，服虔之說，於傳文與事實都可說得過去，最爲近是，較後來杜預之說，於義爲長。

現在我要回到我的考證要點，即堯時是否已知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又約四分日之一，及如何查得此數是也。周室東遷後，王綱解紐，百度廢弛，司天之政，已不如盛時之認眞，或竟不能頒朔，而聽諸侯各自爲政，（春秋時魯曆紊亂，朔閏失次，在當時已不少譏之者）然吾人正不妨借此當時不甚措意之曆政，以一推唐虞三代盛時之情形。照前述僖公五年左傳所記，是年冬至在正月辛亥，（實應在正月初三日甲寅）又照昭二十年左傳所記，是年冬至日在周歷正月己丑，（傳文作二月但梓愼知是時歷失閏，故應作正月。然以余所推，冬至實在周曆正月初二日辛卯）由僖公五年冬至至昭公二十年冬至，整整得一百三十三年，恰當古曆家十九年爲一章者七章，照傳文所記之僖五年正月辛亥，至昭二十年正月己丑，其得間四萬八千五百七十八日，（其實是由甲寅日寅正至辛卯日午初，應得四萬八千五百七十七日二九八）以一百三十三年均分之，得平均歲周（亦稱歲實）合三百六十五日二四八一二，與當時歲周眞數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八四較，僅差多十萬分日之五百二十八，即約七分半鐘耳。

須知實際之歲周，並非年年一般長，其錯早錯遲差長差短之程度，多有不止上述七分半鐘之數者。例如舊日歷法以冬至到冬至爲歲周，然民十二年冬至錯早四分半鐘弱，而民十三冬至又錯遲七分半鐘強，故民十二冬至至民十三冬至實比平均「歲實」長十二分鐘。其錯遲最甚

差，爲民十五冬至之錯遲十八分鐘。泰西歷家以春分至春分爲一歲周，然辛亥歲春分實偏遲六分半鐘，而民元春分又錯早七分鐘，故辛亥春分至民元春分實比歲周平均數短十三分半鐘。又如民三夏至錯遲五分鐘，而民四夏至又偏早九分半鐘，故民三夏至至民四夏至實比歲周平均數短十四分半鐘。又如民二秋分偏遲兩分鐘，而民三秋分又偏早六分鐘，故民二秋分至民三秋分實短於平均歲周者八分鐘。其餘他歲之二分二至以及其他節氣，幾無一不湝遲或錯早多少有差，故任由某一節氣數至下年同一節氣，甚少一連兩三年長短相同者。（兩年相同，間亦有之，如民三秋分至民四秋分，民四秋分至民五秋分，庶爲近之。若一連三年相同，則二十年來尚未一見其例，此又言陽歷者所不可不知也。至其所以年年參差之故，一由於地軸兩端繞黃極旋轉角度及速率參差不齊，（此層余三年前曾研究得其公例大略）以故黃赤道交角及其西移速率亦殊不一致，而歲差之數亦時時不同。二由於地球在軌道上進行，同時須與月球對旋於公共重力點，不過地大月小，此公共重心乃在地球體內地心之外約二八八〇英里耳。朔時月在地軌內方，故地心傾側於軌道外方。望時月在地軌外方，故地球偏向軌道內方。此二者於地球之沿軌道進行超前落後無涉。惟上弦時月適至地球後面，致地心在軌道上超前二八八〇英里，約等於超前五分鐘十一秒之行程。下弦時月球適至地球前方，致地心落後約二八八〇英里，約等於地球在軌道上五分鐘有奇之行程。但地球在軌道超前或落後時，吾人但覺太陽在黃道行程上超前或落後，二者蓋同物而異名也。如某節氣時適遇上弦，致太陽（實是地球）之行度超前，若干年後再到此節氣時適近下弦，致地球與太陽行度落後，則前後兩節氣間期間稍長十分鐘有奇。若先遇下弦，後遇上弦，則兩節氣間因此稍短十分鐘有奇。若前後相同節氣適遇朔或望，則期間不生影響。三因地球在軌道上之地位及進行遲疾，頗受其他大行星影響，其行星愈大或愈近，斯影響地球（亦即太陽視行）之行度亦愈大。此事複雜殊甚，實非謭陋如余者之所能駕馭，故本文所言推算古代冬至結果，概將行星影響置諸度外，幸此等差數不甚大，不至變更斷論之大體也。又上述錯早錯遲之數及其中線之所在，乃余三年前用自己發明的方法，從辛亥至民十八年此十九年間的二分二至交節氣時分鉤稽得之，此種方法，在天文歷算上用處殊廣，余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後，此等方法，昔人已

先我用之而得到許多方便用數，抑亦今人之便宜也。茲將舊製一九一一至一九三〇年二十年間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錯早錯遲及歲周偏長偏短一覽圖附列於此，以供新年談陽歷者研究資料。年次由左而右，在中線上者爲偏早，在中線下者爲偏遲，均以一小格代表一分鐘。由左向右數，曲線斜上者是遲來早去，故其期間偏短，曲線斜下者是早來遲散，故其歲周加長，線愈陡愈長者其偏長偏短亦愈甚。二十年間四種歲周之消長情形，覽此四圖者，可以一目了然。

夫以春秋時歷政之廢弛，歷官之失職，然以其當時草率觀測的結果，爲長期間的比較，猶可得一頗準的歲周數。而謂重視曆政如帝堯，世掌曆象如羲氏和氏，乃不能從長期間的觀測比較，以求得一更準的歲周（朞）數，而竟誤認朞數爲三百六十六日整，致差誤至十八小時十一分鐘之多，（約十四倍半於春秋時失職歷官的錯誤！）此必無之事也。

余前曾謂堯時之羲和，並非中國天學的鼻祖（歷象學的「元始天尊」），舜所察看的璿璣玉衡（渾天儀之一種），亦必有其Prototype而非完全爲一人一時之創製發明，此乃就人類知識思想的發展程序言之。若徵之載籍，則周書呂刑篇有「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之文，楚語載觀射父答昭王問，謂「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繼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傳瓚謂「火正」當作「北正」，因古文火字與北字相似，故遂誤耳云云，見班志顏師古注引）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不忘舊業）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孔子書序亦謂夏太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亦可爲二氏世司曆象之證。揚子法言亦謂羲近重和近黎，故堯典乃命羲和節下僞孔傳云，「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蓋亦依歷代相承之師說而云然，據此，則堯命羲和之前，二氏已世爲司天之官，彼羲和二氏，何難於前人測得之冬至日與近時測得之冬至日之間，求得積日之數，以所隔年數除之，而求得頗準之歲周日數乎？就令撇開重黎舊日觀測成績不計，專以帝堯在位期間言之，設於帝堯元年與帝堯試舜之年各測冬至一次，設若以七十年均分其間日數，而竟得三百六十六日之整數，必須有一次測得之冬至誤早或誤遲五十三日之多！（元郭守敬等用表影測冬至日時，每次誤早誤遲不過一刻鐘）而將冬至移近霜降，或將冬至移近雨水！依後者言，恐所謂冬至之正午，八尺表之表影已由一丈六尺縮至一丈一尺內外，而縮短五尺之多！初昏時南面而望「日短星昴」之昴宿，又早已無蹤無影（時已在西方）矣！除是使舜父瞽瞍代理羲和職務，當不至差誤至是。余故謂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句，不過謂已入第六日範圍，斷非指六整日而言，蓋以此也。」（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三月三日起至二十二年三月九日止

國內



國際公論空空如也

俄拒絕參加顧委會

本週大事，熱河棄守，已見專篇，茲不贅述。國聯大會通過九委會報告書後，邀請美俄參加新組之二十二國顧問委會員。旬日以來，因美俄未正式答覆，縱熱河激戰，承德被占，國聯方面，迄未表示。七日抱和平政策之蘇俄，已正式聲明拒絕參加。已由俄外長李維諾夫電告國聯秘書長德留蒙，據李氏宣稱：蘇聯政府於考慮德氏公函中之提議，及研究附帶之文件後，得有如下之結論：國聯會之決議及十九國特委會之報告與建議，係根據於國聯盟約九國公約暨非戰公約而成立者。蘇聯僅簽字於非戰公約，而非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之簽字國，在根本上蘇聯曾宣布其政策原則，爲所有國家應有自決權，於運用自由意志及不受外力壓迫之狀況下，堅決反對任何國戰勝或强占地土而要求之割讓賠償。是則絕對尊重他國之領土完整，及社會政治經濟與行政之獨立，不承認以和平以外之他種手段，爲解決糾紛之方法。及遵守包括此種原則之國際協定乃爲當然之結果。蘇聯政府所提議完全及普遍軍縮之計畫，即以杜絕破壞此種原則者爲目的。最近蘇聯又在軍縮會作一提議，使國際間一致反對破壞和平協定者，常用以掩飾其强暴行爲之各種藉口。非戰公約及其他同性質之協定，僅包含蘇聯提議中所舉原則之一部份。國聯會關於中日衝突之決議，在某種程度內，其基點與蘇聯和平政策中之原則相接近，亦即有一部係基本之點，與蘇聯政府之意見相一致。然由國聯大會所通過之九國委會報告書，其關於中日問題之建議，余覺有與上述基本之點未盡一致，且在多種嚴重之問題上，與之相背馳者。由國聯大會產生之顧問委員會，其目的爲幫助大會完成其任務，該委員會必須建議於國聯大會。關於此層，蘇聯因非國聯之一會員，即不能運用其力量。顧問委員會之另一任務，爲助國聯之會員國與非會員國造成一致之行動，惟在顧問委員會之會員或假定會員中，其大部份即二十二國中之十三國，與蘇聯無外交關係，因而亦仇視蘇聯，故此委員會殊難與蘇聯達一致行動之目的。



李德維諾夫

昔蘇聯既不能與委員會中大部份之國家進行交涉，亦不易與彼關係相同之國家分別接洽矣。即與蘇聯有邦交之國家，能否如十九國特委會建議中所云之考慮蘇聯之利益，亦尙爲疑問，因上述之情形，蘇聯政府感覺不能同意國聯之決議，或在目前參與顧問委員會。蘇聯政府自始即希望阻止中日衝突之發展，避免造成一可懼之世界大爆發，故採取一絕對中立之政策。爲達到其中立及和平政策，蘇聯政府對於任何國際機關及各國政府，所提出之行動或建議，凡能爲此種衝突謀一公正而迅速之解決，以保障遠東之和平者，當始終幫助云。我駐俄大使顏惠慶氏五日抵俄，閱遞國書後，即返日內瓦。美國態度，尙未表明，因新閣甫成，銀潮正酣，暫無暇顧及遠東也。

西門指責日本違約

英外相西門，於上月二十七日在衆議院中發言，原文如次。國聯盟約第十五條，已規定吾人須設法和解，但如不幸和解竟告失敗，國聯調查團之意見，即爲吾人之意見。關於中日糾紛形勢日趨惡劣，且日軍進展與國聯盟約不合等情，余（西門自稱）有同樣觀察，且認爲係極不幸之事。最重要之一點，即此次糾紛發生後，日本所採取之手段及行動，不合乎國聯盟約之規定，已毫無疑問。俗語所謂擅自爲法是也。而國聯盟約亦曾明白規定，各國不得擅自爲法，須施用國聯所供給之工具，余已將余意坦直說明。余覺四十二國政府，既有一致表示，通過一公平委員會之報告，誠世界歷史上一事實及經過。如有人認爲國聯此次全體之表決，並非國聯之偉大成績，則余不能表示贊同。吾國政府（指英政府）自始至終，努力促成此事。余深覺欣慰，吾人應表示，國聯盟約不允許任何人擅自爲法，且日本此次一切行爲，並非依據國聯盟約，否則吾人對於中國欠公平，且亦非國聯之忠實會員矣。

關於禁運軍火事，伍朝樞二日在滬言，英禁運軍火，意存袒日，談判委員會如日不受國聯拘束，仍無成立可能。二日英政府下令，調查運輸軍火出口證，有效者尙有若干。法外長彭考一日於國會外委會中談及中日糾紛事，謂在各國政府對於禁軍火輸往遠東問題無共同表示前，法國甚難先有所決定。一日坎拿大總理宣稱，對於禁止輸出軍火於遠東一節，刻下正在採取適當辦法。六日西門在下院答覆質問時，稱關於禁運軍械事，各國尙無一致同意表示。故英國目前情勢，不能久持。因此彼於本週隨育相參



（上海字林西報）

克唐納赴日內瓦時，將首先解決此問題云。

暴日自掘墳墓已成

二日松岡在倫敦接見每日郵報記者，據談日本現為遠東和平及條約神聖單獨奮鬥，中日問題非俟中國自力之全部問題解決後，難謀最後之和平解決。即萊頓報告亦認中國應於國際共管下設立有力中央政府，但此計畫困難甚多，各國諒不負此責任，且中國亦不接受國際共管。渠在日內瓦時，曾以此詢問中國代表，未蒙答覆。渠信國聯若堅欲中國代表切實答覆，中國代表必拒絕國際共管云。松岡末稱，日本決心應付一切阻礙滿洲國獨立之困難。一日駐瑞士日本公使矢田，訪國際軍縮會議主席韓德森，提出通告云，「日本政府由確立之世界和平之見地，無論與國聯之關係何如，決定今後仍參加軍縮會議，繼續協力」云。日外務省關於退出國聯通告主文理由書及關係諸般手續，曾經銳意研究，現已獲得成案，八日開臨時閣議，提出討論決定之後，即採取奏請諮詢樞府之手續。提交國聯當在二十日左右。八日荒木談話如下，「熱河方面之日滿兩軍，已將熱河兵匪掃蕩並占據長城要地，熱河之行動，大體已告一段落，然今後之事，殊不能斷言。華北方面之情勢，因熱河之張學良勢力被驅逐結果，為地盤之關係等發生相當波瀾，乃不得已之事。日本已希望停止與中國爭亂。滿洲事變以來，業經一年有餘。中國今後亦當稍為明瞭自國之機能缺乏完備及依靠他人助力之失敗，且更應自覺東洋之問題，非由東洋人同志則不能解決之事。中國如有此自覺，則日本雖不另望與中國締結同盟或聯合等，祇要恢復友邦之誼，則兩國間之意志，自可開始通話之端緒」云。

日內瓦我代表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三人，二日電政府請辭出席國聯代表職。其原因據外交界某要人三日稱：三代表辭職意嚮，已有多日，因代表團憤暴日之無饜，痛當局之躊躇，主張政府應對日絕交，拼命抵抗。乃政府迄未毅然決定所致。據聞中政會已去電勉留，並訓示政府抵抗決心，對三代表條陳各點，均已採納。三代表已打銷辭意矣。六日顧維鈞，郭泰祺二使又有電到京，希望政府對熱事加倍努力，從速收復失地。

美國新任海軍部長史旺森七日宣稱。彼信美國艦隊應全部留駐太平洋岸，直至遠東情勢緩和。史氏不願預言遠東情狀何時可以緩和，彼謂艦隊留駐西岸之久暫，應由國務部決定，海軍目的在保護美國商務及美人之生命財產，海軍應保留於其最需要之處。

封鎖赤區賞緝匪首

江西勦赤軍事，蔣介石已下最大決心，聯絡閩粵軍隊，大舉圍剿，希一舉殲清。三日蔣氏通令各部隊，懸賞緝拿匪首，令內云：「一•緝獲偽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者，發給賞洋二十萬元。斬其首級來獻，經證明確實無誤者，賞洋亦同。一•緝獲偽一軍團總指揮林彪，總政治委員聶恩榮，偽三軍團總指揮林彪，總政治委員滕代遠，偽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總政委蕭勁光者，各發給賞洋十萬。斬其首級來獻，經證明無誤者，賞洋亦同。一•緝獲偽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恒榮，副主任李卓然，偽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偽五軍團政治部主任蕭伯堅者，各發給賞洋五萬元。斬其首級來獻，經證明無誤者，賞洋亦同。」四日下令封鎖匪區。羅卓英部第五軍，由黃宜迫近廣昌，匪懾其精銳，紛向寧都老巢竄退

，擬在東留等處集結。興國雩都邊境江口一帶，已無大股赤匪。少數匪兵勒逼農民趕築飛機洞。並下令凡十二歲以上五十歲以下之男女，須受編爲匪，共同抵禦國軍，失敗亦須隨匪入山，堅壁淸野。盤據贛縣東部之僞模範師，分三組向北陸續移動。匪慘敗於南豐宜黃後，精銳盡失，傳朱德在黎川被共隨從擊斃，現陳屍黎川，無人掩埋，衆匪失主，均動搖，有崩潰狀。

閩省剿匪軍已克復匪區連城明溪光澤淸流及泰寧五縣，三日起向建寧總攻。十九路軍已逐漸向贛邊推進，在贛各軍，同時向廣昌寧都進逼，現閩西各匪恐慌萬狀，各僞機關均移至崇安城內，以圖苟延。

國軍在黃陂與匪主力一三五軍團僞二十軍四五兩獨立師激戰，傳一三五僞軍團主力已退新豐市南，暫避國軍鋒銳。竄擾贛鄂邊境僞三師之一部，經郭師痛勦後，殘部狼狽潰竄武寧縣屬之洪下源柯樂源一帶。

川省通巴赤匪主力，集中南江縣屬之長池。該地四面峻險，縱橫三四十里。田頌堯派二十團兵力仰攻，血戰五晝夜始克。雙方傷亡均重。田軍防線由廣元普子嶺至巴中曾口長凡三百餘里。三日何成濬在西安談，來陝任務係促楊虎城田頌堯合作，完成剿匪任務。




美新總統與金融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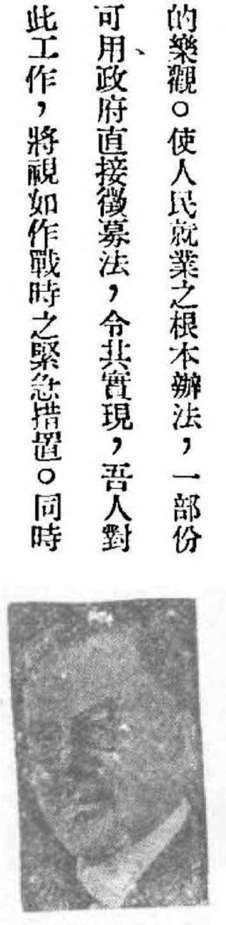
羅斯福就總統

去歲十一月大選勝利之民主黨首領羅斯福氏，于四日宣誓就職。是日羅斯福與總統胡佛同車至白宮，民衆擁其左右，飛機廻翔於上，軍樂隊奏國歌於其旁，附近戒備森嚴以防前此遭遇之不測。胡佛批准國會閉幕前通過之法案完畢後，羅氏即登專設之演說台，民衆呼聲大作，氏靜置其一手於開頁之聖經上表示其決心爲國，由大理院院長許士監誓。旋即演講。羅氏家族，列於榮耀席前五十六國之外交代表，靜聽此新領袖之誓詞演詞，由擴聲機送至東側空場，復以短波廣播至海外之各屬地，各鄰邦，實波及全球之言論也。

海長史旺森

羅氏就職演詞

四日胡佛與羅斯福同車由白宮赴國會舉行就職典禮。於胡佛批准國會閉幕前通過之法案完畢後，羅斯福氏即步登演說台。羣衆歡呼聲大作，氏當即宣誓就職。羅氏在就職演詞中聲稱。如必需時，彼將請求獲得總統在大戰期中行使之職權，以應付國難。吾人如否認目前黑暗之事實，將爲不智的樂觀。使人民就業之根本辦法，一部份可用政府直接徵募法，令其實現，吾人對此工作，將視如作戰時之緊急措置。同時政府必須努力增加農產品之價値，以規定土地之較佳使用。如此即可增加購買能力與城市生產。彼將在緊急議會中建議，嚴格監視銀行業及放款投資，禁止使用他人金錢，從事投機事業。並規定一健全貨幣制，彼將盡力用整頓國際經濟之方法，恢復世界貿易。但對國內緊急情形，則不等候此



農長華拉斯

舉成功。頃間發生須立時採取行動之空前的需要，或應暫時舍棄公務程序之通常的均衡。彼準備建議一蒙難國家在此蒙難世界中所需要之辦法。「但倘令國會不能採納余所主張之途徑，則余將請求國會，賦予與國難作戰之行政權，余將要求最大之可能權力，與吾人遇有外侮侵略時相同。」

話畢即與其周圍之人握手為禮，彼輩亦皆向其致賀。其後，彼與其夫人同乘大禮車，於羣衆歡呼中馳出本雪凡尼亞街。於領導遊行之後，即入閱兵台。（依紐約州廳所建築者，華盛頓第一次就職舉行閱兵典禮，即在其中），其他之典禮，為白宮中之茶會，聚餐，及習慣之就職跳舞。

在羅氏就職典禮前數分鐘，嘉納亦於上院宣誓就副總統及上院議長職焉。

羅斯福就職後新內閣名單如次：

國務卿　郝爾
財　長　伍定
海　長　史旺森
陸　長　德恩
郵　長　法萊
內　長　羅克斯
農　長　華拉斯
商　長　魯勃爾
工　長　潘金斯女士

胡羅交替中之白宮

羅斯福之政綱

羅氏政綱，可概述如下：

（一）禁酒問題：取銷憲法修正第十八條，另提一修正案，允許各州有自行決定禁酒與否之權力。

（二）失業問題：反對任何方式之失業補助金，對於目前緊急情形，主張各州自籌救濟辦法，永久制度，贊成實行勞資雙方共同出資之失業保險。

（三）關稅問題：主張實行國會久已討論之科學稅率，在與各國討論關稅協定時，主張停止世界關稅戰爭，恢復對外貿易。

（四）恢復商業：主張恢復各方面之經濟繁榮，指責胡佛的建議計畫。

只有上級社會享受利益。

（五）水力管理：公用事業，主張由政府嚴格管理。



郵長法萊

（六）救濟農業：贊成永久解決辦法，不滿暫時指定麥價辦法。一九二九年美國聯邦農業局損失達二萬萬金元。

（七）外交政策：主張照舊收納歐洲欠美戰債，擁護國聯，但正式加入，暫時不能實現，對遠東問題，不變胡佛政策。

四十四州停業

世界高度資本主義化，號稱黃金國家之美國，一九二九年以來因現金缺乏，工業不振，信用萎靡之結果，最近發生銀行兌現提款風潮，使全美四十八州中四十四州銀行，全部停業，延期支付，世界金融，因之紊亂，實美國空前之巨潮，世界經濟破產之象徵也，玆述其梗概如次。



大法官克明斯

二月間米西根銀行，發生風潮，馬瑞蘭州宣布銀行停業三日，自此銀界頓失常態，遂產生自一九〇七年來未有之金融恐慌。二十六日干薩斯城中四銀行組成一商貨國內銀行及信託公司。阿哈俄州之五清理銀行限制定期存欵，每月僅可提百分之一，活期存欵之提欵，僅可根據近數月來之平均數。一日魯易西亞納與阿克拉荷瑪二州銀行，亦宣布停



財長伍定

市三日。阿拉瑪州長，亦已宣告銀行付款十天。二日在加州之撒克拉曼多城，州長羅夫氏，請立通過救急案，依其存欵之多寡，限制提欵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塔克賽斯宣告銀行休業五日。截至二日受銀行風潮影響者已有二十二州。

四日為新總統就職之日，適逢此空前巨潮，當日經紐約州長萊曼與中央準備銀行總裁哈利森協商結果，由萊氏正式宣布紐市各銀行停業，證券交易亦自四日起，停市至六日。棉花交易所隨之停市。四日美國達柯大及弗羅里達兩州，宣布銀行緩期償欵。七日紐約州長萊曼氏下令將紐約州各銀行延付期限，延長至三月九日。截至五日美國四十八州中，宣布銀行停業者，共有四十四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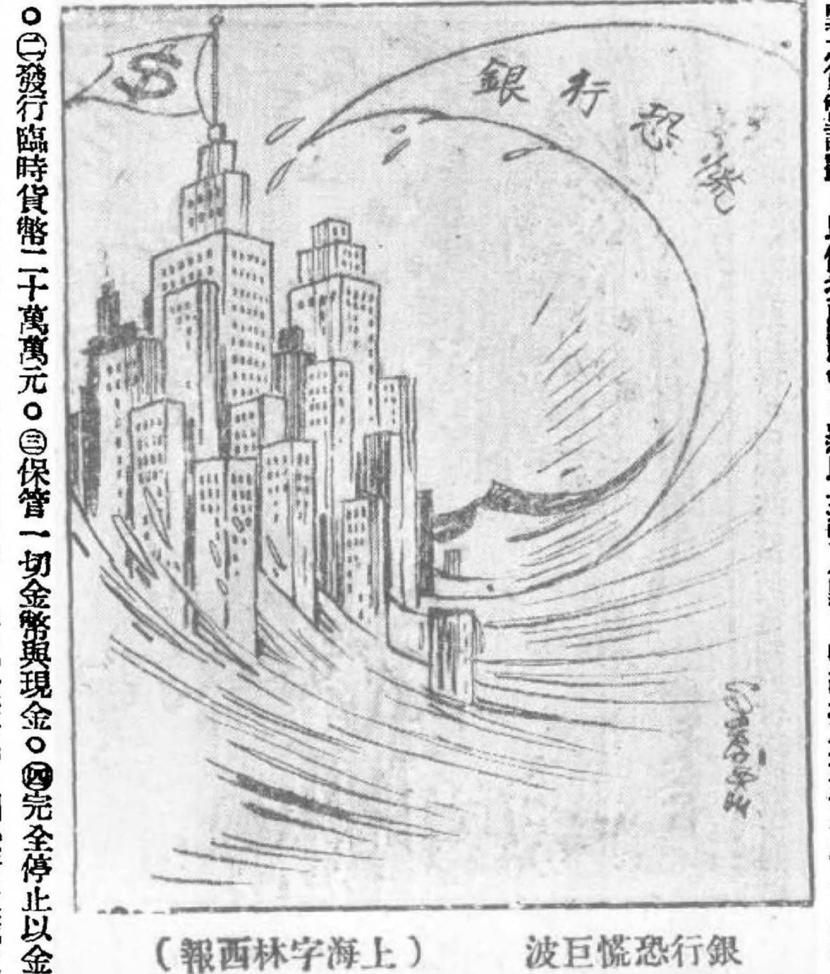
潘金斯

政府救濟方策

二十六日銀湖初起時，二十州會議已議決授予各州長以停止銀行付欵之權。四日羅斯福就職，五日新總統下令禁止各銀行付出任何金錢，否則處

以一萬金之罰金，或十年監禁，或二者同時執行。同時予財部以發行票據清理所證權，俾禁止欵提出時，以作窖藏投機或買外幣之用。並禁止任何貨幣出口。此項命令六日晨一時生效，據銀行界闡釋，此命令可視作美國暫行停止金本位。惟僅以截至九日銀行停業期滿爲止。某著名銀行家談稱，此舉爲「一極明智之行動，」可以終止美國金幣流出境外。此種輸出已達到嚴重程度。同時可與國會機會，制定較有永久性之安定貨幣法令。美國宣佈銀行暫時緩期提欵，計國家銀行六千一百五十處，存欵二三・三六七・七二一・〇〇〇元，不能移動，州銀行及商業銀行一萬零四百五十五處，存欵計九・四七八・八〇〇・〇〇〇元，此外尚有私人銀行有存欵五五・四〇〇・〇〇〇美金。六日財長伍定用強調聲明，謂美國並未停止金本位，「如有任何此類闡釋，將爲一嚴重錯誤。」又稱此爲「在管理下之通貨」的一種狀況。七日財長伍定向銀行發訓令六項，使羅斯福命令中之嚴重性，較爲緩和。使付工資之一切需欵，應照常撥付。郵政儲金及保險儲金，應可任人提取。但不論其爲在本國使用或匯往外國，均嚴禁提出現金，深値注意。氏謂，憑條應準通行，新須之法令，七日生效。規定銀行之功用如下：一，金融機關應准使用安全存欵箱。二，聯邦準備銀行及其他機關，應准鈔票換成錢幣，但現金及金票不准提出。三，任何機關可收與運貨有關之匯票，及一切證單。轉運食品，對此運輸所必須之其他功用，可支付並允提出鈔票，但不准提出現金或金票。四，任何機關可接受現欵或其他式樣之償付，以清理債務。五，任何機關如經請求，在銀行停業前所收而尚未登記之一切現欵支票及他種之請求收集或存儲之欵，應予發還。六，任何機關對美國財政部應付之支票，可照常付給，但不准付出現金或金票。

七日羅氏在州長會議中演說，稱一般銀行業情勢，須儘量使其劃一。全國爲此事，向中央接洽，願與協功。氏應允對沒收抵押地產事，採取全國一致方針，並設置救濟中央失業機關，俾與各州合作。氏決於九日召集非常國會，討論救濟方策，據「紐約時報」稱聞羅斯福總統會討論一包括八點之貨幣計劃，以備提出國會。羅氏主張八點：㈠維持金本位爲貨幣基礎。㈡發行臨時貨幣二十萬萬元。㈢保管一切金幣與現金。㈣完全停止以金券支取現金。㈤指定一日期，需囤集金貨者，將現金交出，期後對收藏之金，一律徵稅。㈥有權搜查一切保險存儲櫃，以及其他可以貯金之個人儲藏所。㈦政府購銀。㈧增加銀幣含銀成分。羅氏方案，頗受全國擁護。



銀行恐慌巨波　（上海字林西報）

影響世界財界

美國銀潮，當然影響世界金融，且因有廢止金本位之風傳，禁金出口之趨勢，故英日兩國，非常憂慮，法國尚保安定。

英

倫敦國外匯兌市場，四日匆匆停市。八日英國五大銀行決議，除美金外，一切國外匯兌，繼續發表市價，並照常營業，人心因此大定。財界憂慮，美國發生金慌之後，美金元定必跌價，此種憂慮，與日俱增。

法

巴黎金融界並未受美國銀行風潮之影響。就紙幣地位而論：法國佛郎與瑞士佛郎爲唯一可以折換現金之通貨。再就財政地位而論，法國對美商務及債務，一向均爲入超國家。至於法國對美債券之投資，一般意見認爲美國係地廣物博人民富足之國家，持有美國債券之人，自可無庸憂慮。唯有期待各種債券，恢復平常價格時期之到來。法國交易所之營業，並未受紐約方面傳來惡劣消息之影響。各銀行仍照常營業。

日

東京方面，頗關心對美匯兌價格，故此息傳來，金融匯兌市場停止。即棉花•綿絲•生絲•人造絲，陷入難於開市之狀態。六日決定停止交易，大阪•名古屋及其他亦將取一致行動。故六日除米穀之交易外，全國各市場一齊停止營業。自八日起各匯兌銀行，除對美匯兌外，仍照常營業。大阪三品交易所亦已開市，股票市場亦定於八日下午起照常交易，惟生絲市場尚在停市狀態中。

我

國上海金市，六日大形混亂，兌率不定，漲落激驟。

德選舉希忒拉勝利

法西斯黨領袖希忒拉任總理後即解散國會，定於三月六日舉行選舉，對於左派，極力壓制。左派政策亦愈激烈。二日普魯士內政部長高林，以無線電報告搜查共黨各總機關，查出該黨計畫於五日夜間，在全國圖謀內亂。在選舉日(即五日)之前夕，普魯士警隊內包括「衝鋒軍」及「鋼盔軍」，總計三千人在柏林，數千人在普魯士，將行動員，外有正式警隊及鐵路警



希忒拉打倒共產黨（上海字林西報）

察。德政府將派代表至莫斯科，向俄政府保障德國對付共產黨之步驟，不妨及德俄二國邦交。法西斯黨勢力遍及全國，採嚴厲方法，攻擊共黨。社會黨及共和黨，亦時受干涉。五日下午希忒拉氏之衝鋒軍三萬五千人，着棕色制服，在柏林市上遊行示威，鼓聲鼕鼕，旌旗飛舞。普內長高林着法西斯黨制服在內部門前檢閱。總理希忒拉乘飛機赴佛蘭克福，參加示威大會作演說前，曾在漢堡向示威者演說，同時副總理巴本向伍敦堡人民演說

，鋼盔黨首領亦在漢諾佛演說。國權黨首領胡根堡在司達丁演說，謂彼希望此為今後多年中最末一次之競選演說，因現時唯有行為可以拯救德國，而並非演說，挽救德國，根本須救濟農業。

六日舉行選舉，柏林各地戒備特嚴，預防衝突。全副武裝之法西斯黨及鋼盔軍數千，在首都各處巡行。鋼盔軍約三萬五千人，集中首都西部，



希忒拉演講時之姿態

下午四時由卜蘭登堡門入城。柏林居民數十萬，沿街歡迎經過軍隊，並唱國歌。各國家主義黨協會，持該黨類似皇族之黨旗數百面，在該城中央，有首戴欖綠色盔之軍隊，在街市駐防。外有身着棕衫之法西斯黨，趾高氣揚。是日清晨法西斯黨之衝鋒軍，即由各方乘車，如潮湧來。是日警隊全部出動，手持小手槍，在大街巡行。並有數隊，背荷機關槍、普魯士各城法西斯黨變相警察與普魯士正式警察，會同在大街巡行，與數城政黨發生衝突，結果傷亡及被捕之數，尚不甚多。據選舉委員長揭曉之最後數字，法西斯黨得國權黨與德國人民黨之擁護，在國會六百四十七席中，獲得大多數四十七席，國會選舉各黨席次之數字如下。

法西斯黨	二八八席	社會黨與國家黨	一二五席
共產黨	八一席	中央黨	七三席
國權黨	五二席	巴凡利亞人民黨	一九席
德人民黨	七席	其他	二席

查以上數字之改變，係因左黨間，有將過剩票數遺與其他黨之舉。六日倫敦各報雖以大篇幅記載德國選舉結果，惟多不加批評。僅「新聞紀事報」無保留的承認希忒拉在全國之勝利，尤其關於南部，謂此事足見法西斯黨已征服中等階級與一部分之勞動階級。六日法國社會黨黨魁卜倫向該會會員講演德國國會選舉，謂依彼推測，希忒拉一時尚不致威脅法國。然希氏之目的，為德國重行軍備，此項政策，恐使裁軍會議之工作棼雜，因此各國工界應聯合一致，以抗拒重行軍備，因重行軍備必有悽慘結果。

九日午特別國會開幕，羅斯福提出緊急法案，要點為「以新幣支持有解決能力之銀行，而聽令能力薄弱之銀行，因缺乏通貨而自行倒閉。」羅氏並主張劇烈削減政府支出，俾令與收入相符。並令政府經費以收入為根據。預料國會並將通過一法案，使一切商業儲蓄銀行業務，歸中央政府管理，頒給開業執照及監督權亦歸中央。按照國會現時情調，緊急程序之通過，儻有把握。相信國會現時舉止，與戰債談判有重大關係，尚有持「議

羅斯福放手做去」態度之佳兆云。財長伍定謂，「吾人現已見光明，一切事態，不致崩潰。」彼雖未明言新幣何時備妥，以資全國兌欵之需，但謂民主黨財政整理計劃之完成，僅需數日。此計劃必可使全國同復常態。

自希忒拉主政以來，德政府對蘇俄之態度，殊使接近裁軍會議之蘇俄方面不安，希忒三日在柏林以無線電向全國廣播演說，不但公然攻擊馬克斯主義及共產主義，而竟直接攻擊蘇俄政府。蘇俄代表對此，頗爲激憤。並宣稱，德國政府目下之態度，殊使國際政策受影響，尤以裁軍會議爲要。柏林蘇俄使館立即將講演之全文，電知莫斯科。九日蘇俄駐德大使奉俄政府命，向德外長紐拉斯男爵抗議德總理希忒拉最近演說時會攻擊蘇俄之經濟及社會制度。波蘭在但澤增防，尤可証明德俄邦交緊張。希忒拉執政後，國際間亦日益多事。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拉忒維亞，立陶宛，愛索尼亞三國，忽然互相妥協。在實際上於小協約國及波蘭以外成一强固之結合。此種形勢，使德國外交界大爲憂慮。而蘇俄新政策以及法國波蘭蘇俄三國互訂不侵犯條約一事，尤爲德國外交界憂慮之原因。

裁軍會議在努力中

裁軍會議政治委員會二日夜一致通過前特別委員會完成之禁用武力宣言。此宣言爲羅迦諾條約在約國代表所起草，內稱，關係政府一致重述禁止宣戰，無論如何，彼等不以武力爲彼等國家政策之工具，以解決爭執。

商航問題

關於民用航空管理問題，二日繼續討論，美國代表吉卜生宣稱，取消軍用飛機問題，極爲複雜，一時不能直接答覆。日本代表謂，彼贊成印度及暹羅代表之宣言，依日本政府意見，商航國際管理，應只限歐洲。英國代表沙森謂：英政府對此問題，暫欲保留。先須詳細審查成立國際航空隊之重要問題。會議後，決定成立一分組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伯若克（比），柯特（法），沙森（英），步希曼（瑞典），伯蘭登堡（德），吉卜生（美），及馬達里亞加（西班牙），分組委員會將詳細審查歐洲商航共管問題，於六日以前，提出確定之議決案。七日航空委員會繼續審查成立國際航空警察問題。德國代表卜蘭登堡發表德政府之意見，並稱德國並無軍用飛機，故不能加入計劃之國際航空警察之行動。卜氏又提出反對關於空軍人員及供給各點。法代表柯特答覆卜氏時，請德代表注意一九二七年國聯大會之議決，故爲防止發生戰爭起見，急應成立航空警察隊，最後決將該案交付特別委員會。

侵略意義

四日蘇俄代表在裁軍會議政治委員會中要求，應首先闡釋「侵略者」之意義。南斯拉夫代表贊助法國說明。德代表那多奈則注重德國一向觀點，認維持軍備均等爲安全之最佳保障。彼願指陳下列各點：㈠戰前協約各國，具有共同之利益，各國間無實際分別，揆之眞象，仍一如戰前之同盟政策，此舉爲國聯盟約所指摘。㈡歐洲各國同意互相協助，但其中如有一國被攻擊時，則戰事一起，必將引起重大困難。㈢按照經驗表示，欲決定誰爲「侵略者」，特別困難。㈣軍備薄弱國家，對於負担法國計劃主張之義務，當然表示懷疑。㈤互助制度必須令一國或一團體之國家利益，不致統制其他國家，安全制度必須平等與普遍，方能達到目的，故德國對法方計劃之能否實行，表示嚴重之懷疑云。蓋法國之安全計畫與德國之軍備均等，實爲裁軍會議中之難解問題也。

海外軍隊

六日裁軍會議總委會會議，各代表討論海外軍隊，德義代表詳述各該政府之意見，接近之殖民地之軍力與本國軍力受同樣待遇。西班牙代表提議，組織委員會，討論此事，法代表贊成此議。當由德·比·英·法·義·日·荷蘭·葡萄牙·及俄代表組織。希臘代表波里迪斯被推任主席。法代表宣稱，該國將有議案，日內提出，使無殖民地國家，參加殖民，如非洲等地之大陸，德代表贊成此議。

互助條約

七日政治委員會開會，各代表通過「大陸互助條約」原則。匈牙利及荷蘭代表痛詆此計畫之非。英代表則建議，請大陸列强接受該約，但謂英國已受洛迦諾條約之束縛，不能担任新義務。最後投票，經法·波蘭·南斯拉夫·捷克·希臘·羅馬尼亞·芬蘭·立陶宛·拉忑維亞·愛索尼亞·西班牙·丹麥·英·葡萄牙等國，共十四票，將該問題通過。義國·荷蘭·德國·匈牙利及奧國之票，反對該計劃。保加利亞·土耳其·比利時·瑞典·愛爾蘭·阿爾巴尼亞·挪威·瑞士及蘇俄未投票。比國與荷蘭代表援引英國不參加該條約，而瑞士代表則聲明欲守中立。後主席依希臘·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捷克·芬蘭等國代表之建議，請該委員會推舉一分組委員會，從速起草約文，以備呈交裁軍會議主席團。

英法首揆

英首相麥克唐納與外長西門，近已獲得出席日內瓦談判之全權，定於九日二氏赴法與法總理達拉德會見。此次首揆會談，頗堪注目。微聞英方之計劃，擬令裁軍會議無期延會，而以迄今所獲之些微結果，併入一初步草約中，且附以軍備競爭休息之條欵。因此獲得之喘息機會，以調和法德歧見云。

日仍參加

日本代表團八日對國際裁軍會議主席韓德森提出日本仍願協力於裁軍事業之聲明書，並請其轉達該會議，其要旨如下：『關於中日紛爭事件，聯盟國與日政府見解不同之結果，遂至日政府不得已召還大會代表，然日政府維持世界永久和平之決意，依然牢固不破。故於茲宣言，今後仍可參加裁軍會議，惟現在遠東情勢變化之結果，關於裁軍問題，認爲有稍加變更陣容之必要，此不能不通告裁軍會議。日政府確信將來審議裁軍問題之際，一切有關連之事情，當能悉入考慮，』其出席裁軍會議全權代表建川中將，八日由日內瓦出發，將經由西比利亞回國。其無和平誠意，可見一斑也。

美主造艦

美國新任海軍部長史旺森氏七日宣稱：美國全部海軍，現因必要之故，仍泊駐於太平洋中。直至遠東情勢緩和後止。氏又謂：美國應亟行建造艦隻至海軍協定之限制噸數止。史旺森氏之聲述，美國海軍有駐太平洋之必要，渠未如其他海軍高級軍官謂此因節省國家經費所取之步驟。渠謂美國海軍爲在不時保護美國商業生命財產所設，故須駐鎮在有需要之地點云。

各國政治家雖努力裁軍息戰，維繫和平，奈遠東風雲洶湧，歐洲隱憂重重，此種「必戰」之客觀情勢，使裁軍會議，難期佳果也。

編輯部啓事

近承愛護本報諸君，惠錫巨著，同人非常感激，惟本報篇幅有限，不能容納長篇巨著，統希投稿諸君原諒。以後投稿請切勿超過一萬字。再者，本報徵求短篇創作小說，報酬從優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三月三日起
至二十二年三月九日止

三月三日　星期五

▲張學良下令全線反攻，淩源淩南一帶激戰。

▲三日晚湯玉麟棄承德。

▲軍政部長何應欽北上。

▲中央駁斥日領事曲解辛丑條約事件。

▲蔣下令懸賞緝拿匪首。

▲日本地震死傷二千。

▲馮代表黃少谷抵平。

▲裁軍會議開會討論法國之互助提案。

三月四日　星期六

▲湯玉麟退灤，行踪不明，日軍迫喜峰口古北口。

▲孫殿英部丁旅在赤峰附近與敵搏戰。

▲蔣下令封鎖匪區。

▲裁軍會議德提軍備均等案。

▲美新總統羅斯福宣誓就職。

三月五日　星期日

▲孫部仍與敵激戰，古北口一帶，嚴密戒備準備反攻。

▲宋代院長在滬發表談話，謂熱河敗戰在意中。

▲何應欽過津去平。電中央嚴辦湯玉麟。

▲國軍在贛屬黃陂與赤匪激戰五晝夜。

▲蔣介石在贛召軍事會，剿匪事交朱紹良主持。

▲顏惠慶大使抵俄。

▲一千零五十六箱古物運滬存中央銀行貨棧。

▲美新總統發令禁止金銀出口。

三月六日　星期一

▲蔣介石由潯飛漢，當晚北上。

▲日軍主力攻我白石拉子山一帶陣地。

▲張繼，劉守中由京赴新鄉。

▲西南政務會決議派兵北上，促張反攻。

▲李烈鈞趙丕廉偕同赴幷。

▲馮玉祥無意入京，促蔣北上。

▲羅外長在外部謂決負責到底。

▲德總選揭曉法西斯黨占絕對多數。

三月七日　星期二

▲張學良氏電京辭職。

▲商震軍黃光華師克復冷口，古北口外激戰。

▲監察院彈劾張湯。

▲外次劉崇傑由京北來。

▲駐保師長翁照垣到平謁張。

▲蔣代表劉[illegible]赴幷謁閻。

▲丹使遞國書。

▲美國舉行州長會議，討論救濟銀潮策。

▲蕭伯納在日本出席無產黨領袖會議。

▲裁軍政委會通過大陸互助條約原則。

▲蘇俄正式拒絕參加顧委會。

▲美新海長宣稱全國艦隊仍駐太平洋

三月八日　星期三

▲蔣委員長抵石莊。

▲古北口外青石梁激戰。

▲徐庭瑤謁蔣請示剿匪機宜。

▲陳立夫等北來。

▲楊虎城謁蔣。

▲荒木發表狂論。

三月九日　星期四

▲張學良，徐永昌，宋子文等抵石莊晤蔣。

▲古北口外激戰我軍克復老虎溝口，黃家溝口，懷來店三處。

▲孫殿英部向多倫移動。

▲駐日公使蔣作賓到滬。

▲邵元冲由漢北上。

▲美特別國會開幕，討論救濟銀潮案。

從日內瓦到莫斯科

顏代表惠慶在日內瓦努力奮鬪，不辱使命。國聯大會既告一段落，乃馳赴莫斯科，就中俄復交後第一任大使之新任。顏使之賢勞，固全國國民所獎許也。中俄復交，爲中國國難期內外交上一重要步驟，然因兩國大使俱未到任，故復交後應進行之事，俱尚未着手。而復交談判，成於顏使，故此日顏使之履新，在中俄國交上，自受重大之期待。

吾人嘗論：中國最隣近之大國，爲俄與日，故兩國外交，異常重要；而在日本不幸對中國採侵略主義爲武力憑陵之後，則對於另一隣國之蘇俄，自更不能不努力敦睦，免蹈對日之覆轍。此吾人年來始終主張改善中俄國交之第一理由也。今幸國交復活，已恢復尋常之睦誼，此後通商發達，或更能成立善隣之提携，顏使責任，可謂甚重。雖然，外交之要諦，爲知彼知已，中俄兩國，能否彼此相知，爲今後外交上之第一義。吾人所望於顏使者，首在使蘇聯知中國，同時藉顏使之力而使中國政府國民知蘇聯。此而成功，使節之初步責任盡矣。夫蘇聯於中國，主義上，與中國現政府斷無意爲親密之諒解；然同時國策上，必反對中國之瓜分。此由政治方面論也。至於經濟通商，則兩國互利，不關政體，蘇聯對復交後之目前的希望，或只在此。嘗憶去年五一節，蘇聯全國之標語，爲「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準備進攻蘇聯之戰爭，」彼以瓜分中國與進攻蘇聯，視爲同一問題之兩個階段，其於中國之民族的統一國權的獨立，關切之殷，可想而知。此本蘇聯立國之原則，而事實上使之更成爲迫切問題者，則九一八以來之日本軍事行動。此無他，日本爲世界一大軍國，而其指揮國策之軍部，對俄備戰，異常積極，且其占領吉黑之後，事實上成爲日俄接壤，日本之大陸主義家復公然鼓吹向西比利亞發展，今之未動者，徒以情勢不許耳，日本狂閥之雄心，固絲毫未戢也。蘇聯於遠東，在國防上本視爲次要；去年以來，因法俄互不侵犯條約之成功，西線戒備，已非必需，而因日閥之猛侵中國，對遠東不得不加緊設防。換言之，日本今日，在世界上已自任爲對俄備戰之第一國，所以蘇聯亦勢不得不以日本爲其軍事上之第一對象，而彼所謂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準備進攻蘇聯之標語，實際上，等於專指日本。何則？惟日本有此事實故也。蘇聯今日之政策，專力於第二五年計劃，非甚相逼迫，不肯訴諸武力，然同時絕不惜指責日本以表其決心。如近時李特維諾夫在日內瓦軍縮會議所提確定侵略者解釋之議案，如史達林，莫洛托夫關於蘇聯軍備狀態之演詞，對日態度，顯明可見。夫今日對遠東問題，關切而焦慮者，有三個中心。曰日內瓦，曰華盛頓，曰莫斯科。前二者，大體在合作之地位，蘇聯則自守其特別之立場。中國自國難以來

，外交上努力之對象，爲前二者，今日依然。國府當局之本意，在希望日內瓦華盛頓根據三大公約而發之公論爲援，聊戢日閥過甚之侵略，與之謀合法之和平。其於莫斯科，以內有共黨問題之糾纏，故不存政治性質之期待，雖在今日，恐亦猶然。是以顏使赴任之使命，與刻下進展中之中日危機，恐少積極的牽連，而實際上在最近的將來，蘇聯非中國大局被破壞列强蠶束手之時，諒不欲爲積極的干預。雖然，中國國民與世界各國須知！遠東大局之趨向，日閥操之，如演劇，彼乃導演者！而彼今日導演之綱領，則爲破壞中國之國家的存在，分割中國廣大領土，以武力蹂躪中國人民！此項導演，今方在進行之中，無人知其閉幕之日。日內瓦既大張法律正義之幟，而彼不稍悟，更壹意孤行，方試其得意之武技於我西漢郡縣之熱河！依理論與情勢言，日內瓦此後，自不能漠視，然倘令日內瓦華盛頓兩個中心，在今後日益擴大之東亞慘劇中，竟實際的袖手而終，則中國大亂之日，必然爲蘇俄與日本武力相見之日。此無他，日本導演之程序，使其不得不出此一途也。抑中國今日，雖在嚴重的國難之中，絕無意爲縱橫捭闔之外交。中國人不學松岡洋右，在莫斯科與日內瓦用兩副面具。推據正義觀念，謀世界和平。吾人望以顏大使之盡力，一方求中俄眞正相知，互尊重其政體與社會組織，各不侵犯，以定中俄相安之基礎，一方則溝通日內瓦與莫斯科，使之對遠東危機，一致糾正，庶幾可以喚醒日本國民之常識，減少世界和平之脅威。抑吾人之常識的見解，本以爲中俄日三國相安，爲東亞平和之基礎；今日本既悍然破壞中國，無可迴旋，是則對俄外交，益增重要；日本侵華愈烈，中俄關係愈重。顏使勉之哉！四萬萬國民對此忠誠練達之外交家，必願作其後盾也。

（錄三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當局誤國至何地步！

熱戰發動一星期，而承德失守，此暴露軍事腐敗至何程度，不得諉責於國力問題。

自去春僞國宣布，即無人不知熱河之遲早有禍。今爲時一年矣，居今回顧，此一年中，軍事上作何防禦？有何布置？一星期而失承德，則證明所謂準備之等於零也。昨日所聞，湯玉麟於三日晚即棄城而遁，致日兵以一百二十八人星夜急行，而穩占承德，湯棄土之罪，實無可逃。然而當僞國之初成，本傳湯氏之通叛。又其人不學無術，嗜財而虐民，是至少可知湯之爲人，斷不足勝守熱之重任。顧一年以來，政府對湯，始終倚畀者，果何故也。中國國富與製造力皆弱，故弱於軍事；現代戰備，原不易言，責備求全，亦失恕道。然弱有弱之備，顧熱河乃無備。即以前年豫東內戰衡之，蘭封歸德間，兩軍戰壕，深皆及丈，攻守之間，儼然近代化，然此次熱河最前線，乃聞只有溝而非壕，略掘數尺土，聊作敷衍已耳。即求如往昔內戰之規模，且不可得，以之當强敵，禦外患，其不覆敗何待？不然，以熱東山川之險，何至數日而失地數百里乎？作戰應有計劃，凡軍隊之配備，攻守之機宜，莫不經詳細探討，妥爲規定，然後以敏速之指揮，作臨機之肆應，歷來內戰上，亦無不然。乃此次熱河之事，以一年之久，而前線並未配置有力部隊，致砲火一開，而第一線即失，且第二線亦無鞏固之防禦工程，致忠勇部隊如于兆麟丁喜春等部多所犧牲，軍隊旣不敷用，

方略亦自始闕如，此誠棄兵於敵，豈得謂之作戰乎？去冬以來，全國同情於熱邊之義勇軍，乃此一星期之戰事中，殊不見有義勇軍之活躍，然此非意外也，以烏合之衆，而無充足之給養，等於驅市民以上火線耳，故義勇軍之脆，不足異，僅若干接濟義勇軍以爲守熱責任已盡之政府當局者，乃可異也。夫綜合因果，可得如下之結論，第一：證明中央地方當局者，自始未曾盡力布置熱河之防禦。第二：如此重大之軍事而無作戰的布置，我方軍隊爲調防，故日軍之侵入，乃等於平日之行軍。第三：兵士効死盡忠，而將帥未融爲一體，呼應既不靈，指揮亦不當。第四：作戰首祇軍紀，軍紀表於賞罰。顧九一八以來國家絕無賞罰，棄土喪軍者，罰不及身，然則果何以奬勇士而勵怯夫？綜此數端，可斷言今後苟欲轉危爲安，第一在迅謀已身之改革，整軍紀，嚴賞罰，並將軍事組織，澈底刷新，鼓舞軍心重新團結，然後可以圖存。不然，由今之道，是將土崩瓦解之徵，又豈止熱河之陷落哉？吾人因此詰問國民政府，對於失熱之責任，如何追究？對於此後之軍事，若何擔負？夫河北之屛藩已破，大局之危機愈急，而由現在軍事情形觀之，內部病象不除，斷不能言對外，蓋非成眞正作戰之局面，則朝陽凌源之結果，隨處可以發生，又豈止反攻復土之無望。吾人嘗論兵非不可用，在用之者如何。我數十萬忠勇官民，冒飢寒，受困苦，貢獻生命以衛其祖國，此爲斷然不變之事實，自今以往，依然足以充分信任。顧如此大軍，如何給養指揮而團結之，乃問題關鍵之所在也。倘熱河之失，仍不能明責任，謀革新；則政府所謂長期的抗日之決心，等於無限的棄土之暗示。勢恐舉國譁然，將詰問政府，畢竟欲誤國至何地步而後已也

（錄三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規復熱河與保持察冀

承德棄守，全局動搖，湯玉麟之罪，固無可逃，中央地方軍政當軸，對國民亦應有以自効。當此事機萬急之時，吾人更願舉數件亟應當機立決之事，喚起當局之注意：

第一，此次日軍攻熱。用力少而成功多，此非日軍之有能，實由我方之無組織；且假使軍事有通盤計畫，後方能敏速動作，則敵可抄我後路，我又何嘗不可襲彼後方？承德縱失，乘其大軍尚未集結前進之先，立刻由凌南古北口及察熱交界地點，三面猛進，大舉反攻，大勢猶或有轉機之希望，乃實際情形，事先漫無佈置，臨時自難得力，日本陸行速戰即決主義，進兵迅速，不容我有喘息之餘，今於一日之間，敵軍已進至冷口，迫近喜峯口古北口諸要隘，沿長城連榆關，包圍熱邊，將成圓弧形，自彼軍略言，攻熱軍事，殆告完成。數日前我方尚爲屛障之天險，交通之樞紐，今將悉以資敵。彼爲防我反攻計，昨用飛機，分路炸毀大道，阻我再進，故今日即令反攻，幾成主客倒置之勢，苟無完善規畫，仍將成無結果之犧牲，如欲充分準備，則彼更可從容設防，將以我所放棄之天險，構成堅固壁壘，則我之反攻成效，令人更不能無疑，故今日當機應決之第一點爲如何作有效之反攻。

第二，日閥野心無限，慾望無窮，既得滿洲，復思蒙古，既得熱蒙，復窺華北。現在察哈爾即是前日之熱河，而今日之華北，即是從前之東三省。廿年冬，惟其國民不注意東北，因有九一八之變，近年惟其政

府不重視熱河，因有湯玉麟之溺職棄地。今日姑不問對熱河能否反攻，對承德能否規復，而對於已經變成國防第一線之察冀兩省，實應立即以全國上下之力，速策安全。查日軍攻熱，自始即利用華人叛變與家民作亂。彼中有所謂建國軍者，程國瑞統之，此受命於僞國者也；有丁强者，即天津事變主犯之李際春，亦參加攻熱，此受命於日閥者也；有定國軍者，純係蒙古莠民土匪與不得志於中國者所糾合而成，號爲以前清肅親王之女改籍日本嫁與蒙人之川島芳子即金璧輝者爲總司令，更以方永昌爲參謀長，實際則受日本軍閥浪人所指導，熱河反湯運動，多由此派勾煽而成，此派目的，決不以取得熱河爲止境，殆欲舉內蒙古各部悉令獨立，而今後積極工作之目標，更在察哈爾。察省民衆之窮與愚，不在熱河之下，近年遭受政治上之不良待遇，視熱河亦不多讓，故熱河果去，察省刻刻可危，非速以重兵屯駐熱邊，警備非常，更令省府人員，改良政治，善撫人民，則不久必有大禍，至於河北之應整飭庶政，加緊防守，更無待論。

第三，熱戰未起之先，中央對於熱防，未有通盤計畫，地方軍事中樞，更迄未見有戰時緊張之組織作用，故今之失敗，直可謂爲無計畫之犧牲。然而軍旅之事，勝固難以倖致，敗更不易善處。今大軍在熱，不下十萬，性質不一，優劣各異。日軍目標，本在於消滅我之有力部隊，故日來飛機轟炸，拚力追擊，多對東北軍爲之，而其他殘軍敗將烏合之衆，勢將向察冀兩省潰退，更因冀熱交通多阻之故，又當以退入察歷者爲尤多。此類雜軍，徒亂地方，無裨實用，熱北之事，令人寒心，宜由當軸迅即下令，除確在熱戰得力部隊外，凡潰軍由熱入境，概須卸除武裝，勒令解散，湯玉麟如入察境，更應就地正法，以申軍紀而安地方。此事應即嚴厲執行，故察熱邊界，宜有得力部隊堵截干涉，否則必爲察省將來事變之導火線，此當軸所不可須臾忽視者也。

以上三點，胥爲目前立應決定之要務。於此吾人尤有言者，自東北淪陷，華北已當國防首衝，然而中央對於華北情勢，實極隔膜。吾人歷來從中央各要人關於北方問題之談話中，時時可以發見當軸之謬見，誤解與其不切實際之判斷，而華北政治軍事年來之無振作精神，缺機能作用，更爲人人心所謂危之事，中央似終漠然視之，一切大事，殆均在負責不負責之間，即今日熱河陷敵，亦受此項冷淡政策之影響。現在熱河已失，察冀告急，華北全局，立見危殆，民憤已深，衆情惶惑，政府如欲保持南北統一，消弭內外危機，則對於北方局面，亟應乘此軍事失敗，糾明責任之時，根本改造，整刷機能，庶幾取得民衆之信賴，一新天下之耳目，爲目前紓急難，爲將來策安全，如再因仍舊貫，聽其泄沓，或坐視敗壞，則不特外寇益深，察冀難保，恐即此失望不安之心理，漫溢社會，難免不潰決爆發，重釀內爭，彼時挽救無由，同歸於盡，徒令敵人撫掌掀髯，坐收漁翁之利，此眞吾人所不忍想像者矣。嗚呼，再誤三誤，伊于胡底，當局者何以對國家，對民族，獨奈之何不猛省自決也耶？

（錄三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熱河失陷後之危機

繼遼吉黑半壁山河淪亡之後，正當全國人民焦灼期冀之中，突然霹靂

一舉，熱河又宣告陷落矣。

誠然熱河之陷落，固早在吾人意料之中，蓋以平日惟知橫征暴斂榨壓人民膏血之湯玉麟，而謂其能拼死抗日，亦決非吾人所敢信，抑且此落日殘照之孤城，在日人犀利砲火與重兵攻擊之下，其終將無法支此危局，則亦為事實必然之結果，獨是吾人以為熱境叢山峻嶺，為天險之勢，但使我軍能具三分抗守之決心，敵人亦決未由長驅以直入，同時自熱河情勢轉急，華北軍事當局，即再四表示死守熱河之決心，守熱抗日之軍事公債，亦已發行，或者在相當的抵抗之下，至少可以使此對抗之情勢，延長數月之時日，即熱河而終不免於失陷，日人亦必支付絕大之代價，然而今日則自日軍正式發動侵熱，不過旬日，承德遂告失陷，在叢山峻嶺天險之地，日軍竟能如入無人之境，則在熱河前綫之我軍，直等於為日軍之嚮導，否則無論如何，熱河之失陷，斷不至若是之迅速也。

熱河竟已失陷矣，據平方電訊，張學良表示憤慨，嚴責義軍一槍不發，令其不准後退，并嚴緝棄城潛逃之湯玉麟，此種嚴厲之處置，固為吾人所極端贊同，獨是九一八以來，失職喪地，望風引退之將領，政府從未予以若何之懲罰，則今之湯玉麟棄城潛逃，亦非偶然之事，湯玉麟固罪不容於死，然而不容於死者，又豈獨湯玉麟一人，棄東北者何人，棄錦州者何人，棄榆關者又何人，夫惟有不抵抗之主將，而後湯玉麟乃敢於棄城潛逃，亦惟棄城者不加懲罰，湯玉麟乃敢無所顧惜，今熱河失矣，湯玉麟逃矣，全國人民悲憤北顧，已同感無淚可揮矣，若僅僅通緝一湯玉麟，詎能緩和全國人民之悲憤心理耶。

熱河之失，不失於日軍之進攻，而失於我國一貫的「不為民族謀生存鬥爭」之政策，或者「一般淺見者流」，以為熱河之失，日人之目的已達，今後彼此庶幾可以相安而無事，觀於公債反見高漲即可知之，殊不知熱河失陷而我國今後之危機，乃愈深重，第一，華北屏障既撤，平津無險可守，華北遂無日不在日人控制之下，第二，熱河既陷，東北義勇軍接濟之路絕，東北三千萬人民期冀政府收復失地之念，亦歸於幻滅，第三，由於熱河事件之刺激，華北或將形成「抵抗」與「不抵抗」兩種主張之對立，更予日人以進窺之藉口，第四，自熱撤退之軍隊，將如何安置，治安問題，亦極堪憂慮，總之在遼吉黑三省陷落之後，而尚有熱河之陷落，在九一八不抵抗之後，而尚有熱河之不抵抗，吾人日言共赴國難，而共赴國難之結果如斯，我民族誠無以自解於世界，而我軍事當局亦無以自解於我全國之人民也。

（錄三月六日上海申報）

◇　◇　◇　◇　◇　◇

悲慘之教訓

熱河戰事發生才九日，而承德竟告失陷，此誠出人意外之驚人噩耗也！今大勢雖去當局已決心振飭綱紀，積極反攻，吾人除根據歷屆主張，嚴厲督促外，竊不能不就此次熱戰悲慘之教訓擇其心所謂危者，縷舉以為吾當局告：

日軍侵熱，醞釀年餘，前哨接觸，時見報章，吾軍果能為不懈之準備，則在此年餘期間，儘有購買飛機坦克之餘裕，顧在熱軍未退之前，吾人竟但聞敵機轟炸城邑及壕塹之聲，而不見吾國飛機驅逐敵機掩護軍隊之舉，但見敵軍坦克之衝入吾軍陣地，而不聞吾軍利用坦克以禦彼頑敵，於以

嗟北方軍事領袖，猶之所謂準備者。舉無不爲紙上欺人之辭也！蓋明知不免於一戰，而竟不修戰備，坐待喪師失地命運之降臨，此實熱戰失敗之主因，今若不急修戰備，則平津必有更繼熱河而失守之一日，此吾人不得不言者一。

載重汽車固爲軍事運輸所必需，而汽油則爲汽車之糧食，此事即非軍事專家猶能知之，今事前既不儲備汽油於行車必經之地點，臨時乃不得不專恃商店之供給，以致戰事發生之第二日，承德汽油即每箱漲至十六元其他各地且有無從購買之勢，吾人由此可見北方軍事當局之昏瞶糊塗，乃並此成爲德國戰敗最大原因之煤油問題而亦不知注意及之！今反攻戰事既在進行之中，若於煤油問題再不嚴爲注意，則必又蹈過去之覆轍，此吾人不得不言者二。

河北與熱河之間及北平與熱河之間，雖有喜峯口，冷口，古北口之大道，但沿途崎嶇不平，軍運實感不便，吾人嚴者竊以爲平熱當局，必早已着手修築，以便行軍，及戰爭開始之日，聞北平民衆議決速修平熱公道之報，始知平熱當局在此一年有半之期間，從未嘗利用暇日以修軍用之道路！今往事雖不及追，而來日則尤艱苦，軍事當局實宜急起直追，修築行軍必須之道路，以免更蹈前此之覆轍；此吾人不得不言者三。

熱戰醞釀之時間，不爲不久，何地應守，何地應戰，固當早有通盤之籌畫，而防軍所在，亦當爲軍事電話所貫通之地，今據報載，則湯玉麟於日軍將至平泉之時，即已不知其部下在何處，吾人由此又足見在戰爭未發生之際，守土將士及主持大計之人，均不曾察察地形，佈置防線，即在戰事發生之際。前方與後方之間，亦無任何之聯絡，似此失敗，寧非當然？

今在大舉反攻之際，對於戰略若不有戰守之通盤籌畫，前後方若不有緊密之聯絡，則失敗恐又將不旋踵而至矣！此吾人不得不言者四。

作戰首重士氣，而將領親臨前敵，實足以鼓舞士氣，此次熱河戰事，初時士氣不可謂不振，徒以重要將領，皆安居後方，士卒無人撫循，以作戰未逾一旬，即有再衰三竭之現象，今後若更蹈此覆轍，則長城外固終非吾有，即平津首要之地亦恐無以自保，此吾人不得不言者五。

熱戰之失敗，固有種種之原因，然軍隊編制之不善，指揮之不統一，亦爲此中主因，今後應如何改善軍隊之編制，統一指揮之權限，實爲吾人應急起直追之問題，此吾人不得不言者六。

軍人報國，雖死靡他，然使富而多財，則果孰復願死；是故歷史上凡屬多財之軍事首領，胥爲不足恃之人物，此鑒於湯玉麟輩之胃以數百輛汽車載行李入關而不以之運輸砲彈於前敵益信者也，故此後軍事當局，對於私財累累之軍事長官，必須予以撤換，以免一誤再誤，此吾人不得不言者七。

上述之數者，特其小焉者而已，實則取『挨打』之守勢，早已摑成失敗之壙墓，不舉華北與熱河共存亡，亦爲任人各個擊破之陋策，不準備大規模之犧牲，絕無不失地喪師之可能，況欲挽頹勢，復失地，以固吾國而全吾土者乎？

（錄三月六日上海晨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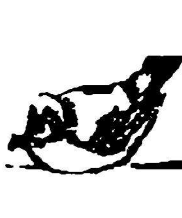
◇　◇　◇　◇　◇　◇

蔣委員長北來

蔣委員長，昨日下午四時過高邑北來，已抵石家莊。彼此次北來使之

命，携其過錦州時發表談話：「承德失守，東北淪陷，中正忝總師干，自當獨負其責，引咎自劾，以謝國人。惟國家失土一日不能收復，則抗日之任，絕不敢一日放棄。所望全國同胞，團結精神，自强自立，百折不回，全國一致以赴之。此實今日惟一光明之路，中正當向此邁進，益自策勵，誓爲國人前驅以報黨國。」其責任與抱負，於此可徵。吾人近日屢論熱河失敗之經過，謂必須迅速由中央肩負全責。蔣氏爲軍事重心，黨國領袖，當此千鈞一髮之時，得彼親來，足圖補救。其行動直關國家之存亡，正不僅一戰之得失。吾人由此意義，願抒所見，以勉其努力焉。今日熱河已失，河北察哈爾省，並成臨戰地帶，中國近世以來之外患絕無猛烈如是者。且長城沿線，方在激戰，我忠勇將士，如孫殿英部之於赤峯，邊防各旅之於平南，古北口一帶，在承德陷落，大勢不利之後，猶奮勇苦戰，至今不衰。口外奇寒，冰天雪地，士兵在零度數十度下，困苦奮鬬，傷者無醫藥，徒致凍死，其慘其烈，不可形容。當此之時，國府最高軍事當局，躬自北來，指揮全局，此誠國運所關之非常重任，而爲全軍信望之所寄托也。熱河之失，半由於必然的弱點，半由於軍紀廢弛，及準備不周。夫守易攻難，爲軍事通例，熱東天險，尤便於守，今以如此易守者，而迅速失之，地利天險，反歸敵有，形勢倒置，可爲深悲。故今日而反攻復土，恢復全熱，斷非倉卒草率之所能爲功矣。且北寧沿線之地形，由軍事上言，異常不利。蓋濱海一帶，本隨時可受敵人海上之威脅，而熱河既陷，敵據長城，灤東我軍又將受北方之側擊，且也若敵軍先以全力擾北平，然後由東西兩方夾擊北寧線上之我軍，形勢之險，殆無倫比。凡此皆須詳密規畫，積極統籌，有待於蔣委員長之主持者也。吾人門外漢之見解，以爲就內部言，固軍心，明賞罰，郵傷亡，獎士氣，嚴密組織，統一指揮。同時審敵情，定方略，戰守之道，宜有整個打算，非枝枝節節以爲之。夫懸想日閥猖狂進展之結果，中國爲爭最後生存，必不能避免孤注之戰，誠令如是，則須覺悟黃河以北將爲一整個戰場！其問題絕不止平津兩市之安危。蓋苟言用兵，必須有較大規模之方略；若僅爲局部反攻，或徒稱就地抵抗，枝節應付，則軍事以上將受重大犧牲，而不能收應有之戰果，此自潰之道，非所以言救亡禦侮也。夫日本以武力侵奪我領土，而迫吾屈服，此雖拚亡國亦不能與以承認！然同時軍事上則不應草率苟簡而無謀。吾人本此見解，望蔣委員長此來，實際肩負全盤之責任，由國家整個前途上由軍事全局上，善定方略，沈着應付。同時望全軍及各界人民，應信賴責任當局之措置，勿有局部行動，勿堅執個人見解，國家利害，關係太重，瑣細自擾，亦關大局。蔣委員長其勉之！全軍將士各界人士共勉之！

（錄三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懶學讚

春來鄉間的籬畔屋隅又常遇到些蒙童，眼淚婆娑地夾着書包萬分無奈底脚一步一步朝學校挨，—說是學校，其實仍是私塾；正如洋襪穿在纏尖的金蓮上，名之曰天足。—頭一回一回向家門望。看着那種情景，不由人不忍之心油然大發，請求天下賢父母大發慈悲，千萬莫動了希圖富貴的貪念，把嬌生慣養底孩子送去上學。

元宵才過，鬧花燈的鑼鼓還在心頭隱隱地響，讀書，何如放鞭砲有滋味？

昨天走過學校門口，門口掛着「學校重地」「閑人莫入」的兩塊虎頭牌，我是屬於忙人的一類，自然不在「莫入」之列了，不免跨進去一瞧。喔！墨汚滿面地許多小花臉排在書案前，烏溜溜的眼珠偷偷投過來。先生扳着臉孔在打手心，那小孩鼻涕眼淚糊了一臉。這副樣子够人心驚肉跳，拔脚就逃出來，那位先生還立起身來，我想他必是來追我了。

讀書有甚麼好處？無端要挨竹條板子，記得幼時啓蒙教師寫着：「家有黃金用斗量不如送兒上學堂」的字樣教我摹，和教我讀「書中自有千鍾粟……」但這個謊很快就打破。不識字倒還可以安靜的活一世，識字而不明白文字是爲恭維主子替主子說好話而設的道理時，便會遭橫死。周末被秦坑的那些儒士，東林，復社的那些書生，滿清許多次文字獄中的那些漢子，近代林白水，邵飄萍輩，以及最近的劉煜生等，如果他們練刀弄槍，當初不去搖筆桿，焉知不功成名就？有了勢力，怕沒有賣身投靠的通儒來替你說漂亮話頭，來歌頌功德！何至枉送性命？

那個風流儒雅的皇帝不亡了國，那個開國之君不是赳赳武夫？你才高八斗學富五車還只好做宰相，講究忠順天子，離不了奴才本色。正是。

文章相沿幾千秋，令人一見縐眉頭。世界萬般皆上品，

惟有讀書是下流！但願今朝逃了學，成佛升天都不求。



國風社選

為鶴亭同年題稽山負土圖　拔可

世衰道將窮士死天不弔三棺依禹穴緩急恃蓼孝箛翁焉不學懷寶無私照槃槃好腹笥傲骨竟難療一麾聽投劾築室返耕釣後生雖成羣所得殊寡要阿巢似鎮西牽悟誠可教揃頭期類我集古繼同調外家失翁師舉目痛騰踔悠悠稽山阡漾漾舜水櫂渭陽亦黃土淚滴毋面肖疚齋為此圖負疚恩未報情深文自哀豈但歎絕妙懸看傳烈女鼓入履霜操

疊均答惕盦　什公

塵塵世法盼生兒百歲光陰但一嬉欲取君詩更相詰了知天對總無辭愚民學說尊芻狗駭俗軍容飾虎羆佛力能收魔眷屬苦難喚醒是頑癡

再疊前均　什公

造化鑪邊質小兒苦將萬品作兒嬉傾天折地何曾問帶水拖泥盡不辭夏后偶然驅虎豹周家多事卜能羆神仙但說雲中好也與凡夫共一癡

次和纕蘅元日　劍秋

如海依然著萬人我春猶恐說非春危城玉貌難言去綵勝金花不療貧幕府數能逢北客舊都應可問西賓歲朝松竹仍無恙遲爾還來作幸民

元月十六夕西華門望月　秋岳

觚棱駿駥月光寒獨客裴褱夜向闌國殄未妨遷重器民勞隨處見微歎役夫有歎者空餘北斗杓觴在想象西山水石殘欲去此鄉終不忍便成哀郢待誰看

纕蘅寄示元日詩次均奉和　蔚如

枝巢寥落未歸人寒與梅花耐此春出少世緣甯諱老坐憂天墜豈唯貧辛盤傾釀邀山簡清話圍爐共楚賓楚賓唐李雲長安所納妾片石韓陵能語少料量還作盎山民

奉和纕蘅元日詩兼柬範之　公渚

宣南社事久消沉憶爾微吟感慨深小別巢痕成塹面不平棋局視中心襞裾政爾空長揖佐鍜依然戀故林喜共元髯數晨夕殷勤歲殘莫辭斟

纕蘅寄示癸酉元日詩次均奉和　邵鄭

雙鯉貽來念故人江干贈我一枝春已無家國身安寄尚有詩書腹未貧曲水傳觴欣刻集（來函詢及辛未壬申兩年修禊詩付刊事）渼陂泛棹且娛賓（君有元日舟泛石門湖示同游詩頗得漁洋神韻岑嘉州與源少府泛渼陂詩憐君公事後陂上日娛賓）憂吁和均休愆約佇盼鴻蒿付手民（拙作壬申初度憂吁均詩亟盼和作）

纕公示癸酉元日之作次均奉和　伯臧

君是金鼇背上人南來苦憶舊時春閒題甲子詩逾好坐領江山道未貧秘省才名推孝綽寒郊知己屬元賓還期斗轉開新運老我耕田鑿井民

元日泛舟遂至石門湖賦示同游　纕蘅

稍回春訊到菰蘆誰畫寒江泛雪圖記取開年如意事偏舟初過石門湖

題女兒元俊與劉廷蔚君文定紀念照片　前溪

久爲嬌娃求快壻今朝初到眼前來青衿紅袖齊催句樂事平生第一回

南游絕句錄一　石雪

蕭索關河滿眼愁偶來湖上一句留西溪不用勞舟楫手把君詩作臥游（家曙岑貽紀游詩一卷友人約遊西溪未暇去）

揚州慢（自題填詞圖）　諷盦

文采清門故家喬木老來百事無成歎虞淵莫挽早兩鬢星星賸晞髮江湖獨往舊宮禾黍長念周京便彌天忠憤哀絃彈與誰聽　五湖倦遊問何時重訂鷗盟看野水平橋喬松壓屋空寫遐情寄語故山猿鶴斯閣在息壤堪徵待馨香妻史銀箋勤譜儉聲

塞垣春（題冒鶴亭所藏陳迦陵洗桐圖）　澤丞

勝跡窺瓊卷畫裏認詞僊面承平景物舊家縑素凝碧池館正曉風露墜庭柯蒨看拂砌圭陰展喚奚童擎泉灑轆轤金井同轉　遙想退朝遲班回坐花底淸宴俯仰木天吟和么鳳歌瑶念王郎老去憔悴梅村唱不堪聞吳苑好續雉皋詠補圖傳滌硯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寧遠州志八卷

康熙二十一年

知州馮昌奕王琨修、定興范勳纂、　馮昌奕蒲州進士、康熙十七年任、王琨遼東難蔭、康熙十一年任、

卷一輿地志、(沿革、疆域、形勢、山川、名勝、古蹟、)卷二建置志、(城池、公署、學校、社甲、屯堡、驛舖、橋梁、坊表、寺廟、墳墓、漏澤園附、)卷三田賦志、(地畝戶口、糧稅、傜役、經費、物產、)卷四典禮志、(公式、祀典、賓興、鄉飲、風俗、)卷五武備志、(軍實、邊防、)卷六官師志、(職官、名宦、)卷七人物志、(薦辟、科貢、武階、忠節、孝義、宦蹟、流寓、列女、)卷八藝文志、

北平寫本涵芬覆寫本

案康熙三年設寧遠州、民國三年改興城縣、

興城縣志十五卷

民國十六年

知事王恩士修、邑人楊蔭芳等纂、

遂寧

綏中縣志 不分卷
宣統二年
知縣徐埏芝修、徐埏芝漢
軍舉人、光緒三十四年任、

涵芬寫本

案光緒二十八年析寧遠地
設綏中縣、康熙寧遠志、兼
綏中在內、

綏中縣志十八卷
民國十八年
知事文鎰修、邑人 范炳勳
纂、有民國十六年文鎰范
炳勳自序、又知縣李恩瑞
序、 文鎰京兆廕生、民國
十五年任、 范炳勳宣統己
酉拔貢、

卷首、序、修志姓名、例言、
目錄、卷一天文、(星野、經
緯度、晷刻、日刻、氣候、災
祥、)卷二三輿地、(沿革、
疆域、面積、界址、形勝、要
塞、海防、山脈、河流、土質、
區劃、)卷四建置、(城隍、
市鎮、官廳、廟宇、橋梁、名
勝、古蹟、)交通、(道路、驛
站、鐵路、電報、電話、郵政
、航路、兵事、大事記、)卷
五六政治、(政治沿革、自
治、教育、警甲、田賦等、司
法等、)實業、(農業、林業、
鹽業、漁業、礦業、蠶業、醫
業、工業、商會、)卷七至九
人事、(種族、氏族、慈善、
禮俗、歲時、貨幣、祀典等、

北平遂寧

武備、駐防、緝捕、）卷十至十三人物、（職官、科舉表等、將選、文職、武職、外官、宦蹟、鄉型、政事、忠節、孝行、義學、儒林、節列、耆壽、方技、方外、）卷十四十五物產、卷十六至十八藝文、

廣寧縣志八卷

康熙二十一年

知縣張文治項蕙修、定興范勳纂輯、　張文治介休進士、康熙十四年任、項蕙歙縣進士、康熙十九年任、

卷一地理志、（沿革、疆域、形勢、山川、名勝、古蹟、）卷二建置志、（城池、公署、學校、社甲、屯堡、驛舖、關梁、坊表、寺廟、陵墓、漏澤園附、）卷三田賦志、（地畝、戶口、糧稅、徭役、經費、物產、）卷四典禮志、（公式、祀典、賓興、鄉飲、風俗、）卷五武備志、（軍實、邊防、）卷六官師志、（職官、名宦、）卷七人物志、（科貢、武階、忠節、孝行、宦

北平寫本存卷一至六涵芬覆寫本

案康熙三年設廣寧縣民國三年改北鎮縣

蹟、學術、隱逸、流寓、列女）卷八藝文志、（御製、記、叙、賦、詩、）

北鎮縣

北鎮縣志

盤山縣

盤山縣志

案光緒三十二年析廣寧地設盤山廳、民國二年改縣、康熙廣寧志、兼盤山在內、

義縣

義縣志

案雍正十一年設義州、民國二年改縣、

新民縣

新民府志

宣統元年

知府管鳳龢纂修有自序、

凡目二十、沿革、疆域、道里、航路、山川、戶口、村鎮、職業、居留、衙署、巡警、衛生、教育、司法、監獄、歲入、歲出、實業、貨幣、交通、

案嘉慶十八年析承德廣寧地設新民廳、二十八年升府、無附郭縣、領縣二鎮安彰武、是志祇編本府事蹟、不及屬縣、民國二年裁府改縣、康熙廣寧志、兼新民在內、

凌霄一士 隨筆

陸寶忠爲順天學政時，按試承德，曾遊行宮，其年譜卷下(門人陳宗彝編)，錄其光緒乙巳四月二十四日日記云：『午初詣避暑山莊，松都護聯總管謝道英守公請。進麗正門，至河沿小室略坐，即換去公服。四君同遊，歷殿閣及小座落約十餘處，以金山萬樹園山近樓爲最佳。過斗姥閣，本思至南山積雪，乃最高處，以天晚而返。復過文津閣，進樓瞻望四庫全書，海內只四部，當日以熱河所藏爲最率，今則僅存此一部矣。山莊爲聖祖植其基，高宗擴其制，兩朝極盛之時，物力人工，皆擅其勝，結搆位置，即小小座落，無一同者。陳設大半入箱，僅班兵丁，規矩嚴密，人亦樸野者多，未染京旗油滑巧詐習氣，聞尙少偷竊情事。其中如寶座桌椅書架等件，皆雕刻精堅，雖塵封苔蝕，然一經修飾，皆係美物，非近今所能製造。雕漆燒藍之件甚多，大半埋在塵中，爲風雨所侵蝕，殊可惜也。其收箱者，聞寶物甚多。壁閒，前輩恭書貼落及畫，皆精美無匹，近今供奉遠不逮之，可見當時人物之盛。歸至如意洲，即無暑清涼，當年列聖寢宮，暮靄蒼涼，較早景尤勝。山莊蓄鹿最多，聞將及千。或飲於河，或戲於坡，或跳躅於山巓，或游行於松下，皆有自由之趣。問之園丁，謂：「鹿壽最長，每年只生一麑，惟最畏野獸，如豺狼之類，宮牆有闌入者，鹿見之即畏縮不能跳躍，往往爲所食。莊中亦預備火槍打之，然亦不能斷絕也。」將至如意洲，見河中大魚躍起，潑刺不止。問之園丁云：「係黑魚，雌雄二，長皆數尺。凡魚將散子

，必雌逐雄，嚼其分水戟，雄出白水，雌吞之，即散子。」此乃物理，亦平生所未聞也。』寶忠此遊，距今近三十年矣。鹿遊魚躍，情態宛然。當年景物，近當無大異。本月三日，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棄承德不守，翌晨日軍乃以百二十八人占領之。路透社承德三日電，述玉麟準備離城時狀況有云：『頃間城間安靜異常，令人殊不信五十英里外有戰事。行宮麋鹿，仍恬然齧草，殿角羣鴿飛鳴，一切如恆。』閱之憮然增感。（寶忠言四庫全書海內只四部，僅存熱河一部，殊誤。以儒臣久直禁近，於此乃不了了，何也？）

甲午，寶忠以大考一等由編修擢侍講學士，其年譜卷上（自訂）記其事云：「三月十八日奉上諭：於二十六日在保和殿大考翰詹。予即至東華門外黃酒館賃屋三間，與埜秋比屋而居。晨入查書，午刻散，在寓習靜。（按時寶忠與張百熙均以南書房翰林奉諭檢查天祿琳瑯書籍也。）二十六日入試。「水火金木土穀賦」，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爲韻。「書貞觀政要於屏風」論。賦得「楊柳共春旗一色」，得「林」字，七言八韻。次日閱卷大臣公閱進呈。上親閱發下，拆彌封，一等五名，文廷式，秦綬章，陸寶忠，戴鴻慈，陳兆文。二十八日，特派張之萬徐桐翁同龢覆閱。二日，又特拔王懿榮卷進呈，命列一等末，實則康生卷，以「侯」字失叶，原置三等，翁叔平以採望特請拔擢，不數日遂被命入直南齋矣。四月初八日奉上諭：「陸寶忠著以侍講學士升用，先換頂戴。欽此。」埜秋原列二等四十五名，覆閱者拔置二等十六名，引見後奉旨：「以侍講升用。」列其前者中贊添至八九名，其後僅得遇缺題奏，蓋特恩也。』懿榮之超拔，百熙之優擢，均屬特典。同龢之喜獎進名士，固其本色，而得君之事，亦略可覩焉。

王伯恭「蜷廬隨筆」云：『己丑之秋，常熟師相乞假百日，回籍省墓。將返京時，道出上海。馬眉叔方爲招商局總辦，命局友王新之昕夕陪侍。常熟年已六十，白鬚飄然，周歷洋場，往往信意步行，不用輿馬。一日忽奉延寄，封外寫「上

海招商局轉投翁中堂」字樣，內書：「字寄師傅翁同龢。別已日久，計假期將滿，朕心甚盼，惟念時交冬令，恐海上多風，又天氣嚴寒，途間辛苦，卿自酌之，如有不便，不妨春暖再來，不必拘定假期也。某月某日御筆。』云云。常熟得此，當夕即行。彼時聖眷之隆，在廷無與為比。雖醇邸太上之親，往往向常熟上問官家起居。余嘗見常熟手復醇邸小楷信函數通，可見當時之魚水矣。手牘今藏適夢樫家。』其君臣之際，自非恆泛，惟同龢丁酉始拜協揆之命，此時不當有「中堂」字樣耳。己丑同龢回籍，係七月十八日行，九月二十四日返抵京師。其七月十六日日記云：『上到書齋，即諭臣以准二月假，並令馳驛回京，再三云：「此是懿旨。」臣即敬對：「明日具摺陳謝。」請先退。上意黯然。臣於此時方寸激昂，如波濤也。』九月二十五日日記云：『入至書房，上垂問備至。臣首以祈年殿災為言。上聳然良久云：「變不虛生。」』祈年殿災為八月二十四日事，蓋謂天心示警也。

「蜷廬隨筆」又云：『翁文恭師得君之專，一時無兩。上聞諸內侍相語曰：「某人為某人之心腹。」上笑曰：「我無心腹，只有翁同龢一人可為吾心腹耳。」太后聞之不懌，蓋未悟股肱心膂之說，認作植黨營私耳。珍貴妃以微過被譴，降作貴人，遂不得與上相見，上亦不得臨幸，蓋宮廷制定如是，貴人位卑也。上以慈意嚴切，無法解救，不免怏怏。踰年，太后怒息，赦珍出，仍命為妃。上意釋，定省之際，愈為婉順。太后亦喜，笑謂曰：「汝常能如此盡孝，吾豈不歡？前此之桀驁，汝必誤聽人言也。吾言是否？」上素性訥愿，唯唯而已。太后因問：「汝當初誤聽何人之言乎？」上默不敢對。太后笑曰：「汝不妨姑言之。」上復囁嚅。太后怒曰：「有問無答，孝行何在？」上大惶恐，自念實無人言，何敢妄說？而又實偪處此，不得不略舉一二，倉猝無可指名，憶早晨召見之九門提督長萃戶部侍郎汪鳴鑾，二

人素爲太后所稱者，言之當無妨，乃舉二人以對。太后勃然曰：「鼠輩乃離間我母子乎！」立將二人付刑部，照離間兩宮例治罪。於是盈廷惶駭，樞臣及翁相國等，皆入宮泥首以請。旋得旨，長萃汪鳴鑾皆革職永不叙用。慈聖之意，初欲上舉翁同龢爲對，不意上以長萃汪鳴鑾當其災也。』所述似頗有致，而情事蓋有未諦。此何等事，帝非童昏，乃竟妄以二人對耶？與鳴鑾同罷斥者，爲長麟，非長萃。沃丘仲子（費行簡）「慈禧傳信錄」云：『帝自親政，至甲午後始自專魁柄，京師驚官風少息，然兩宮益水火，弗可解釋。侍郎汪鳴鑾長萃窺旨，嘗於帝前言：「國事爲重，不可拘小節。」適爲后奄探刺得之，以聞於后，召帝令誅二臣。帝力辨其誣。后怒未已，遂並褫職永不錄用焉。』又其「近代名人小傳」傳「汪鳴鑾，長萃」云：『乙未春，諭旨，以侍郎鳴鑾，萃，於召見時肆意妄言，語涉離間，皆褫職永不錄用，蓋日戰方已，帝憂惕將圖自強，而阻於孝欽。二人爲帝言：帝入繼文宗，惟當母嫡后，孝欽猶其庶母，非所當敬。適爲后奄聞，歸以告后，怒甚，欲予駢誅。帝爲覆掩，乃從薄譴。』所述較爲近理，而亦誤以長麟爲長萃。此二人均光緒間官侍郎者，記載者遂往往牽混矣。汪鳴鑾長麟之罷斥，是乙未十月事。翁同龢是月十七日日記云：『見起，遞摺畢，上宣諭：吏部侍郎汪某，戶部長某，離間兩宮，厥咎難逭，著革職永不叙用。臣等固請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係寬典；後有人敢爾，當嚴譴也！」三刻退，擬旨，未到書房。……訪燮臣數語歸，柳門候余久。伊甚坦然，可敬也！』於鳴鑾有譽詞，特未著其原委耳。



破題兒

孫國仁

夜間瀟瀟下了一夜雨，天氣陰沉沉的。早晨起來，屋中充滿了暗灰色的光，我對着鏡子照一照，我的臉也有些灰色了。

老鄭還沒有起來，仰着頭在那裏凝視着天花板，偶然他歎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

『上海這地方到底也可留戀呵！』

『又想起什麼心事來了？』我半打訕的問。

『眞的，你瞧那些打扮得像妖精似的女人們，走起路來祇見腰兒以下的部分隨着步伐顫動，眞是令人心醉！』他說着翻身伏在床上，用手托住兩腮。

『天津何嘗沒有這樣的女人，有什麼希奇？』

『唉，你這人眞是缺乏鑑賞力……我是說，唉，唉……天津……唉……你……簡直不懂……』他說時有點興奮，自己一賭氣倒下去，用力把被向頸子處緊圍。

我微微笑了一笑，俯身從床下取出臉盆，默默的走向盥洗室。我一邊洗臉一邊想着老鄭近來的轉變。說實話，一個纔過廿歲的青年，從來不懂得，不，沒領略過女性的溫存，況且又是初次來到這繁華富麗的江南盛地，也難怪他顯出這樣的醜像。然而，以前他不是一個很莊重的青年麼？提學問，在中學時代得過獎學金，運動呢，代表過華北籃球隊，誰不誇他學識超羣，品性優雅，而且歷來對於異性又是那樣的冷漠，老王不是說過有幾個女學生很想親近他麼？可是現在……眞的變了，完全變了，他逐漸走向追求的路上去，這在我，一個稍有經驗的人，總覺得有想法使他擺脫的義務。但是一種好奇心阻止了我的念頭：我從來沒有眼見過一個純潔的青年初次和女性接觸時的情景。在他那方面，好的是有一個常相伴隨的好友，或許不致發生意外，在我呢，無妨趁此機會來欣賞欣賞這樁稀奇的把戲。

回到屋時，他剛剛從床上坐起來，身上披着白線衣，因爲近來特別懶的原故，白線衣都快要變成灰色的了。

『老孫，大世界去不去？』他突然問了這末一句。

『什麼時候？』我說時把臉盆放好。

『當然是晚上……』

『隨你……不過，依我看大世界太髒……』

『永安怎麼樣？』

『好罷……』

●　●　●　●　●

薄暮時永安的屋頂上。

我們倆開始含着饑餓的眼光在追尋着挨特兒。露天電影場太冷了，人客特別稀少。二樓的電影場又太黑，連觀衆的面目也辨不清，惟有靠近門處佇立着幾個長得不大漂亮的女人，好像要藉這慘暗的光線來遮掩她們的缺點，當走過她們的身旁時，各個人的眼裏都放射着祈求的羞澀的光芒，穿着短襖的阿媽勇敢的拖着客人的衣角：『到家裏去坐一坐罷?!』地嘰咕着，終於遭了拒絕地把手撤回來，臉上擠出一絲苦笑。

本來平時走在街上，見了女人都覺得不錯，然而現在按個兒一細瞧，沒有一個是十全的，或許前者是客觀的鳥瞰，而一經變爲主觀的追求時，便自然把標準提高了。

從電影場一直蹤到劇場。劇場的前部擠滿了觀客，後面另成一間茶廳，擺設着許多籐椅和茶几。我們剛剛站了一會，便有一個穿着黑色旗袍的肥胖侍女來招呼：『喝茶麼？』說時臉上浮着笑容。

老鄭搖了搖頭，無意地望了望她：『唷，老太太，大概有九十歲了罷？！』低聲說了這末一句便拖着我匆匆溜開了。

走了兩圈，竟沒有尋到一個合意的，老鄭的主張是：寧缺勿濫。

『非有特別漂亮的我絕對不肯開始這種生涯，』他很堅決地說：『你要知道，這是我的破題兒第一遭呢！』

腿走得很累，想找個座位歇一歇。我們走到劇場左方的一條甬道裏去，兩邊都有籐椅，我們坐下來，看了看迎對着甬堂懸在劇場門口上的圓鐘，已經是七點三刻了。

通堂的左方有一間茶室，我們的坐位正靠近這間茶室的窗下。從窗外望進去，裏面坐着幾個衣履講究的客人在那裏喝茶，一個青衣侍女在一旁陪着，說說笑笑的逗得幾個客人眼睛都直勾勾地望着她。

我們的眼光也終於集中在侍女的身上。闖進腦際的印象是：一副較高的身材，婀娜的身段，細瘦的腰，一雙迷人的圓大而晶瑩的眼睛……

『假如這傢伙肯什麼……我一定豁出去了……』老鄭低聲和我說。

我沒有回答他，自己心裏想：『大概不容易罷……』

兩個人都明白這是一種妄想，終於站起來走了。圍着二樓又轉了半天，所見的女人不是嫌太胖，就是嫌太小，有的像貌不錯，可是一抬胳膊，胳肘都上漆了，哞，太髒！

幾次觀察的經驗告訴我們，女人麕集的地方還是那座劇場。我們下了決心，非在這裏尋到理想的人物不可。

一脚剛跨進劇場，顯然覺出觀衆是加多了，茶廳間坐客也大有人滿之患。那時緊靠着兩壁和劇場與茶廳之間早已排滿了模特兒。有的已經欣賞過好多次，有的還是新人物。

驀然間從茶廳後部的轉角處發出一陣猥褻的笑聲，我們同時回頭一看，原來是兩三個油頭滑腦的青年湊在一處向一個女郎瞎鬧。那女郎年紀約模有十六七歲，長着一副沉靜而溫柔的臉龐，漆黑的長髮調勻而整齊的披在頸上，端正的鼻子，一張微翹的小嘴兒，嘴唇的紅暈像是在對人誘惑地打着招呼：『在這裏親一個吻罷！』而尤其是那一雙滿蓄着神秘的惺忪的眼睛，從中射出的光芒不知吸引了多少青年的心！

一個年約三十幾歲的矮小的阿媽在身後隨着她，慢慢從人叢中擠到近前來。我們倆離着她們祇有兩三步，所以看得特別清楚。隔了一會，一個身穿呢袍的青年走到阿媽的面前，嘰嘰咕咕地不知說了些什麼，只看見阿媽搖了搖頭，那青年索然的走開了。

『怎麼樣，有意思沒有？』我徵求着夥伴的同意。

『好，你趕快去辦，不然就要被旁人拉去了。』看神氣老鄭有些心焦了。

我湊近了阿媽，操着不純熟的上海話問道：

『儂住在啥地方？』

她說了住址，離這裏並不遠。

『好罷，我們去，』也沒有講價錢，買賣就算妥了。

出了永安的門，顧黃包車一直拉到××弄。她們下了車匆匆在頭前引路。開發了車費，我們

也隨着老鄭進去。一進弄子，靠右邊有一條死巷，放着一個垃圾箱，旁邊是倒髒水的陰溝，老鄭拉了我一下。

『消一消膀胱器，不然可小心膨脹呵……』

● ● ● ● ●

一間整潔的客室。

四面，緊靠着門口是一張罩着白色帳帷的床，從帳帷的隙中望進去，床上放着兩床紅色的棉被，四隻枕頭分開兩叠平臥着。東面直對着床是一扇嵌着淡青色窗帘的窗戶，因為天氣的關係，緊緊的閉着。北面靠牆處一隻黑漆的面上鑲着花石的茶几夾在兩隻圍椅的當中。對面牆上掛着幾幅字畫，空白處還點綴着幾張電影明星的照片。屋的正當中是一張方桌，周圍擺着椅子，我們便在這裏坐下了。

小姑娘放下手中的熱水袋，從茶几上個烟盒裏取出兩枝烟捲來，先遞給我一枝，用火柴燃着，隨後又遞給老鄭一枝。

『吸烟麼？』她特別問了他一句。

『唔，我……』意思是要說不會吸。

我急忙對他丟了一個眼色，意思是：不會吸烟就是老趕。

他躑躅地接過烟來，也終於燃着了。為了要表示自己不外行，他拚命地吸了幾口，灰色的烟霧從鼻孔中冒出來。

『你姓什麼，小姑娘？』老鄭問。

『姓王，…叫玲，』姓名一齊道了。

『啥地方人？』

『常州人，』她答時把熱水袋又擎在手裏，轉身坐在茶几旁的團椅中。

『多少年紀？』

『十六歲，』

『從什麼時候才做生意，』

『去年，』

她的北方話很不錯，就是一樣：老羞答答地不肯把整個的臉龐給人看。老鄭勉強把烟捲吸完，隨手將烟尾丟到痰盂中，又從桌上端起茶盃來吸了一口茶。她見他吸完了第一枝，於是又替他拿了一枝。

『唔，不吸了……』老鄭臉上現出難色。

『玲姑娘，你替他吸着他就要了，』我這樣提議。

她抿着嘴微微笑了一笑，把烟捲銜在口邊燃着，親自遞給老鄭。

他遲疑地接過來。

『趁着口香快吸呀！』我半打訕地鼓勵着。

他苦笑着把烟捲送進口邊去：『噫，到底這枝烟有滋味多了！』

坐了一會，我們兩人都保持着沉默。最後還是我決定先回宿舍，留他自己在這裏尋尋開心。我戴好帽子，站起來告辭。

『走麼，先生？』她從椅中站起來送了我幾步。

我走到門口處回過頭來看了看老鄭：『喂，朋友，勇敢點！』

他笑了。

午夜時分，窗外溜進月光來，顯然是天氣晴了。宿舍的電燈早已熄滅。驀然樓梯得得地響起來，我猜想是老鄭回來了。

『老孫，睡了沒有？』他推開門輕聲的問。

『唔，沒有，』

接着是綷縩的衣服聲，他上床睡下。

『怎麼樣，老鄭？』我好奇的問。

『小孩眞不壞，可惜奶子太小……』

『下部呢？』

哼，他媽的，褲帶太緊，不好意思……』

●　●　●　●　●

因了經濟的壓迫，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我都不能出門，自己悶坐在宿舍裏，勉强胡寫些文章，想法賣出去維持日用，老鄭呢，雖然算不了怎様闊綽，然而少許的浪費是無關緊要的。因此，每星期祇有他自己出去了。

正是星期日，可巧世界書局遷移大減價的第七循環已經到最末一天了，我想趁機會買幾本書，便和老鄭約好晚飯後一同去。

晚飯時我在飯廳裏沒有見到他，問他同桌的人他都說沒有見他，飯後剛回到屋來，一眼便望見桌子上擺着一張白紙，上面潦草的寫着以下幾行字：

『老孫：

對不起，因爲特別的緣故，我不能陪你去了。

說實話，近來有許多事因爲礙於口舌，我都沒有和你明說。你知道那個玲姑娘麼？她竟愛上我了！

哼！你別祇瞧她那様的沉靜羞澀，原來是很會用情的。連着兩個星期日我不能離開她，她呢，也捨不得離我。朋友，不怕你笑話，我迷上她了。

因爲上星期的約會，今天不能不去，祇好不陪你了，請你原諒。

鄭留。』

我看完了這張短簡，微微地噓了一口氣：『他終於落在愛的迷網中了。』我自言自語的說着。

深夜，他匆匆歸來，我誠懇地勸慰着他：『在上海這地方隨便玩一玩是可以的，然而不要對於賣淫女子太動情呵！』

他一聲也沒有響。

●　●　●　●　●

從那次以後，一連幾天他時常不開口，有時坐在那裏發癡，有時自已無端地笑起來。有一天夜裏，從夢中醒來，我聽見他發着囈語：『哈，哈……你長得眞可愛，……』

轉瞬間第二個星期日又到了，他一天沒有露面，晚上竟沒有回宿舍睡覺。我心裏想：『這可要糟糕，膽子越來越大了。』可是我自已也非常後悔，後悔當初不應該無端地起了惡作劇的念頭。

翌日朝晨，我剛剛起床收拾被褥，一個陌生的旅館的茶房送進一封信來。我拆開信封讀下去：

『老友：

誰想到你的勸慰竟成了我事後的懺悔！我終於濫用了我的童貞的感情。

起初總是這様想：賣淫婦不見得都沒有眞摯的愛。茶花女和漫濃不是好例麼？但是，現在我才覺悟，世界上像茶花女那様的賣淫婦究竟還是少數中的少數啊！

事實是這様的：

昨天傍晚時候，我照例又去赴約。路上，不知怎的，心中交織着無限的希望和情熱，自已想：「與其和一個平凡的處子相愛不如和一個美麗的淫婦結合。」

况且事實上已經給了我許多証明，証明她是愛我的。譬如說，同時有兩個客人，她一定喜歡陪我。誰知道，那究竟是……唉……唉……』

本來是上星期約好的，規定昨天到她那裏去過夜，並且事前她還肯定的說那天無論如何不招待旁的客人。啊，老天，當時我聽了這句話夠多末快活呀！

我剛剛走進了那條弄口，心裏就猜想着：現在她一定打扮好了，臉蛋兒擦得像白綢子一樣的潔白而滑膩，嘴唇抹得通紅的，頭髮梳得光光的，祗等候她的愛人去享受那樣的柔情。而且我想，當她見了我而預想到我們今夜的歡暢時，她够多末高興呀！她一定先要抱住了我的頸頸，拼命地親我幾下，我呢，也當然要以同樣的熱情擁住她叫她幾聲乖。

而且，為了要給她一種意外的驚異，我决定暗暗地走上她的臥室，那樣豈不是更可玩味的麼？

我走近門口，輕輕地推開門，慢慢登上了樓梯。她的臥室的門在緊緊地閉着，我走到門前，俯下身去靜靜地聽着房裏的動靜。你猜怎樣，我的老友，房裏竟傳出男女猥褻的聲音。

『唉，我的乖，你真可愛呀！』顯然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請你快一些罷……不然，讓他撞見，今天的生意就做不成了……』她的聲音。

啊！老友，我聽了這兩句話，登時眼前發起眩來，幾乎暈倒在地。最後我終於懷着悲愴的心扶着樓梯慢慢地溜下來。

唉，一切都是虛幻呵，老友，恨不該不聽你的勸慰，而竟落得這樣的下場。然而一切都過去了，我從此也就認識了真的人生！

我不肯見你，所以我只能寫這封信派旅館的茶房送給你，假如你還認為我們的友誼有可以繼續的必要，那末，請你到這裏來罷。

鄭上。』

我讀完了這封信，問了問旅館的地址，匆匆披上大衣，隨着他走出門口，叫了兩輛黃包車，一直奔往旅館去。

一九三二，十二，於上海。

(完)

不出烟

（陶在東）

海軍陳部長談話。人罵兵艦烟囪不出烟。實因無錢購煤。見七日本報。

烟囪不出烟。因無買煤錢。等於絕戶斷炊烟，太不景氣真可憐。我有一語慰海員。科學進步速。五彩放日前。戰艦可騰空。潛艇亦飛天。雷霆起柁下。星斗拂舷邊。行駛用電汽。省却買煤錢。封神法寶將實現。西游觔斗萬八千。雲來霧去活神仙。此境近在數十年。此時江河海。水行不用船。中國海軍免興辦。列國海軍亦棄捐。大家烟囪不出烟。

長期抵抗

老舍

好小子，你敢打？
我立刻通電罵你的祖宗！
並且高喊，長期抵抗！
一定；你的耳朵當然不聾？
你在這邊打，打吧；
我上那邊去出恭。
敢過來不敢，小子？
敢！好，你小子是發了瘋。
你眞過來？咱們明天再見，
和瘋狗打架算不了英雄。
我今天不打你，明天不打你，
後天，嘔！後天是年節我歇工。
這麼辦吧，過了新年再說，
你不前進，我犯不上改守爲攻；
你若前進，自討沒臉，
我決定長期抵抗，一輩子不和你交鋒
啊，長期抵抗，長期抵抗，
難道你聽着就無動於中？
一年，二年，你有多少砲彈，
敢老拍拉拍拉向我轟？

假如你自己震破了手，
難道你媽媽就不心疼？
你看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講究未曾開砲先去鞠躬。
小子，你也學着點禮貌，
好好的隣居何必冰火不相容？
況且爲何不向老美老俄先瞪瞪眼，
他們和你正是對手相逢。
沒事偏來找尋我，我又不是
鐵作的腦袋，穿不了大窟窿。
再不然，你不是砲彈太多無處用嗎，
何不去打火山，也省得地震咕鼕鼕。
勸你不聽，我也無法，只好
長期抵抗，一直退到雲南或廣東。
到了廣東，你還能再打，你還敢
砲轟香港惹翻你的老同盟？
凡事該得就得別過火，
善惡有報不要逞能！
長期抵抗，慷慨激昂！
聽見沒有？來，放下槍砲咱們來先喝一盅。

附錄

行政執行法

（國府二月八日公布）

第一條　行政官署於必要時依本法之規定，得行間接或直接強制處分。

第二條　間接強制處分如左，

一•代執行，

二•罰鍰，前項處分非以書面限定期間，預為告戒，不得行之，但代執行，認為緊急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者得由該管行政官署，或命第三人代執行之，向義務人徵收費用。

第四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該管行政官署，得處以罰鍰，

一•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非官署，或第三人所能代執行者，

二•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處分，負有不行為義務而為之者。

第五條　前條罰鍰，依左列之規定，

一•中央各部會為二十元以下，

二•省政府及其各廳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及其各局為廿元以下，中央各部會直屬之行政官署亦同，

三•縣市政府為十元以下，省政府及其各廳直屬之行政官署亦同，

四•其他行政官署，為五元以下。

第六條　直接強制處分如左，

一•對於人之管束，

二•對於物之扣留使用或處分，或限制其使用，

三•對於家宅或其他處所之侵入。

第七條　管束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

一•瘋狂或酗酒泥醉，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及預防他人生命身體之危險者，

三•暴行或鬥毆，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者，

四•其他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害公安之虞，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防危害者，前項管束，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第八條　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非扣留不能預防危害時得扣留之，前項扣留，除依法律應沒收或應變價發還者外，其期間至長不得逾三十日扣留之物於一年內無人請求發還者，其所有權屬於國庫。

第九條　遇有天災事變，及其他交通上衛生上或公安上有危害情形，非使用處分其土地家屋物品，或限制其使用，不能達防護之目的時，得使用或處分，或將其使用限制之。

第十條　對於家宅或其他處所之侵入，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一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危害迫切，非侵入不能救護者，二有賭博或其他妨害風俗或公安之行為，非侵入不能制止者，前項第二欵情形如左：日入後日出前時，應告知其居住者，但旅館酒肆茶樓戲園，或其他夜間出入之處所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行政官署於第三條，第四條情形，非認爲不能行間接强制處分，或認爲緊急時，不得行直接强制處分。

第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訓練總監部組織法

（立法院二月二十五日第三屆第六次會議，修正通過全文如下）

第一條　訓練總監部掌管全國軍隊教育及所轄學校教育，並國民軍事教育事宜。

第二條　訓練總監部直隸於國民政府。

第三條　訓練總監部設左列各廳監處，總務廳・步兵監・騎兵監・砲兵監・工兵監・輜重兵監・國民軍事教育處・軍學編譯處・於必要時得增設特種兵監及海空各兵監，並政治訓練處。

第四條　訓練總監部設總監一人，綜理全部事務，負規劃並監督全國軍隊教育，及所轄學校教育與國民軍事教育之責。

第五條　訓練總監對於全國各軍隊主管教育長官，關於教育上有直接指揮監督之權。

第六條　訓練總監部設副監二人，輔佐總監，處理部務。

第七條　訓練總監部設參事六人，審核關於本部之法令章制，並承總監副監之命，考查教育事務，陳述關於改良進步之意見。

第八條　總務廳廳長承總副監之命，督率所屬各科，掌管不屬於各監處之軍事學校教育，及學員生之召集試驗，留學生之派遣，暨部內人事經理文牘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兵監處一切事宜。

第九條　各兵監承總副監之命，督率監員，掌理本兵科軍隊教育，及所轄學校教育，並一切調查研究審議設施立案等事宜，但步兵監對於各兵科軍隊教育制度之統一，校閱演習之規劃，及軍紀風紀精神教育等事項負主任之責。

第十條　各兵監對於主管事項，檢閱本兵科之團隊，如有意見，得訓示團隊長，於事竣後以其實況報告總監，並通報關係長官。

第十一條　各兵監應巡察所管學校，對於本兵科學員生教育上有意見時，得陳述於總監。

第十二條　國民軍事教育處處長，承總監之命，主管全國普通學校之軍事訓練，及一般青年體育之鍛鍊，並籌劃國民軍事教育之普及督促其實施與進步。

第十三條　軍學編譯處處長，承總副監之命，主管編譯並印刷發行軍學圖書，及軍事雜誌事宜。

第十四條　訓練總監部因事務上之必要，得臨時設立各委員會，其委員由總監聘任，或就本部職員中指派之。

第十五條　訓練總監部之編制，依附表所定。

第十六條　本法自公佈日施行。

銀本位鑄造條例

（立法院三月三日通過）

第一條　銀本位幣之鑄造，專屬於中央造幣廠。

第二條　銀本位幣定名曰元，總重二六，六九七一公分，銀八八，銅一二，即合銀二三，四九三四四八公分。

第三條　銀本位幣之型式，由財政部擬訂，呈請國民政府，以命令頒定之。

第四條　銀本位幣一元，等於一百分，一分等於十厘。

第五條　銀本位幣每元之重量與法定重量相比之公差，不得過千分之三。

第六條　銀本位幣每一千元合計之重量，與法定重量相比之公差，不得過萬分之三。

第七條　銀本位幣每元之成色與法定成色相比之公差，不得過千分之三。

第八條　凡公私款項分一切交易，均以銀本位幣授受，其用數每次均無限制。

第九條　舊有之一元銀幣，在期限內得與銀本位幣同樣行使，期限由財政部以命令定之。

第十條　銀本位幣如因行用過久，得送中央造幣廠兌換同額新幣，但其重量成色，仍應與本條例第二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相同。

第十一條　凡以可供鑄幣銀類或舊有銀幣，向中央造幣廠請求代鑄銀本位幣者，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銀類成色爲千分之九九九者，每元納純銀二三，四九三四四八公分，加納鑄費一元之百分之二，二五。

(二)舊有之一元銀幣，合規定重量成色者，以銀本位幣同額兌換之，免納鑄費。

(三)銀類成色不及千分之九九九，或舊有銀幣之不合原規定重量成色者，應按其實含純銀數量折合，每元並加納鑄費一元之百分之二，二五。前項銀類或銀幣如成色過雜，除照納鑄費外，得酌加煉費。

第十二條　中央造幣廠得鑄幣條，其成色爲千分之九九九，每條重量與銀本位幣一千元所含之純銀數量相等，並於其面標記之。

第十三條　凡以銀類請求中央造幣廠煉鑄幣條者，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銀類之成色爲千分之九九九者，每條應納鑄費百分之二．二五。

(二)銀類之成色不及千分之九九九者，應按其煉得純銀實數合算，每條納鑄費百分之二．二五外，並得酌加煉費。

第十四條　凡以中央造幣廠幣條，向中央造幣廠兌換銀本位幣者，如其重量成色與原狀相合，中央造幣廠應按照每條標記之數，以銀本位幣如數兌換，否則按其實有之數兌換之。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註：立法院並通過銀本位幣換計率計算法如下：銀本位幣一元，純銀二三，四九三，四四八公分，上海銀兩合純銀三三，五九九公分，每銀本位幣一元，合上海銀兩(純銀)六九九二三零五，加鑄盈百分之二，二五，合上海銀兩(純銀)，零一五七七，每銀位幣一元，合上海銀兩(純銀)，七一五。

憲法起草會組織條例

（二月十日立法院通過）

第一條　本委員會由立法院長於立法委員中指定委員若干人組織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副委員長二人，委員長由院長兼任，副委員長由院長於委員中指定。

第三條　本委員會爲研究問題便利起見，得由委員長指定委員分組研究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設左列二科，由秘書分掌之，

㈠第一科．掌理徵集審查翻譯事宜，

㈡第二科．掌理文書議事紀錄事宜，本委員會職員名額，依照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之規定。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星期至少開會一次。

第六條　委員會會議，以委員長爲主席，委員長缺席時，由副委員長一人代理。

第七條　委員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議事之可決，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則決於主席。

第八條　委員會會議時，本院顧問及其他本院委員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適用青天（錄『論語』第十一期）

江蘇省政府爲劉煜生血案呈復行政院文中有一段說：『適用版出法以裁制報館，適用戒嚴條例以審判犯人……法令各有根據。按『適用』二字甚妙。且法律之爲用誠大。因爲法律之用不這麽大，則劉煜生不死；就使死，也沒有法律根據，是謀殺，不是正法了。劉煜生描寫社會生活狀況，本無罪，到了須行拘捕之時，便爲『普通法理』所適用；而有違背出版法之罪；及其將交押戒嚴司令部之時，劉煜生遂被戒嚴條例所適用而犯妨害治安之罪；到了監察院提調案卷而劉煜生非速死不可之時，又被緊急治罪法所適用，而劉乃不得不犯危害民國之罪。如此法律，一罪三適，在顧祝同固無所適而不用，無所用而非適，然法律之用處未免太大，宛如女人之寬緊帶，太操縱如意了。劉煜生之死便是死在這法律的寬緊帶，而顧祝同却游刃有餘，無所往而不合於聖道，一切都有法律根據了。所奇者，法律雖可適用於顧祝同所欲殺之人，却不能適用於顧祝同。法律之適用於劉煜生，毫無問題，不必交付司法機關審判，但『監察院調案閱卷，能否對於軍事機關審判罪犯中之事，亦得適用，』却『實屬絕大疑問。』（蘇省府呈復原文）現在法律已經被顧祝同適用了，我看見人家提起法律根據就頭痛。剩下來未被適用的，還有彩雲，有月亮，有白日，有青天，希望青天白日不受武人之適用，姦污，否則白日青天將受我的詛咒。